



老子經正訓

附錄問義

0713  
1650



DE13  
1650

老子正訓新刻序

凡微言五千餘博古知今魏晉以下  
名人魁士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  
其擊悅而炎一日以出焉能言者得  
之繁昉于王氏共泥其深遠遂一洗  
而四國談靈身棲江海之上藝黍釀



酒時藥自供焉頻人之黨甚鸞斯以  
為高致背走於大道以不肖為似也  
近來善讀者適有覺其說與五千言  
頗似右支左吾者然先入為主遂不  
免其域人與骨皆已朽矣久之大道  
彌失矣我淡園先生一曉思之折黃

冠修多羅之說著此書余一寓目嗒  
焉喪其耦未嘗不掩卷而歎曰猶挹  
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其篤於古可  
謂躬與之化矣此所以命正訓也二  
三子刻諸塾中故我將為秉前茅而  
進也

安永癸巳仲秋朔

化龍源賴融



白石真卿謹書



夫讀古書之為要也正在知以今視古猶  
今以古視今猶古歟今茲老子正刻  
生身見之考讀一過其義大異  
乎先儒之撰也此得之于以言視  
今猶古也蓋迄于司馬晉氏清  
談絳生於步步出於是乎  
古義湮滅王輔嗣曰是之諸家

三

子

一

余涌廻之燔原之勢不可撲來  
當此之時以老子為道學巨魁莊  
列以繼之虛世恬淡經之營之一  
大吹虛而第夫傳實曰易見輔  
嗣注道德歎曰此之為人之際  
耳莫以尚焉是曰易吹其虛而海  
內靡然擅張爪牙叩喙嗷々

傳之實故教子歲之下到于今世嗷々  
未歇荆棘塞路阡陌文郡縣大道  
治々相煦沫抑亦一大阨運也來可謂  
為玩弄也王何之毫端也非乎故  
世紳縉先生以為至于鑄陶固家見  
以老子為贅疣弃絕也他其眩昧  
虛世恬淡也夫韓北商鞅李斯

河之公此教子其獨重功書實其  
 巨擘徒也此乃精陶於國力豈  
 以虛世恬淡治國家邦教千  
 年之涵濡未可碎彼或之儒區  
 修補而孔子瘡德究德失殆難  
 文句之間而後及之工夫於是古義  
 後為甚焉之來與形出邦

淡園哲夫持此勃真吾  
 東方數千歲六且曾子古亦唯  
 少好且暮生言以微古上之禱  
 治下之戰爭役皆在其中一朝  
 卒能復也集澤以且竟矣賢來  
 登之論而大義繁然予子成之後  
 是亦可謂以今視古猶今以古視今也

也癸巳亥請梓之而獲物与三子謀  
固請三子使余序辭曰好与下曰好  
之任子教許以序之  
安永癸巳秋

榮海源賴紀撰



老子正訓序

周之季也道匪道老聃當丌世著五千言  
此丌所由耳矣孔聖遑遑於同時亦唯是  
耳矣幸文孟之道未墜于地在人則信而  
好古述而不作與夫欲絕學棄智復結繩  
之政亦復爲此耳矣狀五千之言簡而微  
眩于事章句者丌義如存如亾獨河上公

老 子 正 言  
序  
二

窺道之奧故曰爲五味辛甘於口麻絲涼  
燠於體期適於不同乃知雖不言仁義禮  
法未嘗不用仁義禮法而丌道終不皦目  
目道術係之於神僊導艱約曰虛無確辱  
丌論故荀奉倩常曰子贛稱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  
之糠粃也又如裴徽曰夫無者誠萬物之

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  
邪王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曰訓故言  
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丌所不足是  
丌乃以孔聖之教歸於無也此乃王註之  
所基焉或言先禪之禪果有僊老之稱也  
實晉人階此果是乎申韓之苛酷李斯之  
愚民此古管取諸治國之右契也豈可曰



齒僵乎。如列莊取之於脩之於身而樹說  
如申韓李斯取之於脩之於天下而立志  
不則當孔聖適周能傳禮三百三千而單  
之邪豈是曳尾於泥中之龜云邪曰域中  
有四大王居一奈何萬乘之主而呂身  
輕天下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政悶悶民淳淳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

若烹小鮮立天子置三公不呂智治國國  
之福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  
是謂天下主此數者觀可呂為侯王可呂  
為社稷主可呂治人事天可呂治大國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呂取強呂正治國呂奇  
用兵善為士者不忒善戰者不怒善勝敵  
者不與或戒輕敵或美哀死此觀可呂用

兵張武也。列莊一唱虛無。關尹尹文之徒。祖述之。背馳之。而不知然。諸子之書多出於戰國漢魏之際。無乃疑於立說於虛無乎。謂下脩之。邦脩之於天下。則上仁上義上禮爲下用。可目覩也。謂虛必謂實。謂無必謂有。下意曰。有無虛實是非善惡老壯生歿自然之化也。不可偏舉。唯挫下銳解

下紛和。下炆同。下塵玄同。曰行下道也。非索隱行怪之屬也。夫唯淡乎。所曰下士大笑之之爲道也。孔聖信而好古。而述之不<sub>レ</sub>敢自作。故不言性與天道。蓋此矣。下意曰。可使由之。爲道也。老聃欲使人自得。太甚。太泰終可使知之。故直說道之所兆。性情之所發也。王林諸家。囿清言之弊。脩辭之

際強解屢蹶矣。此曰意害辭也。今也所恃  
唯文辭而已矣。欲辭與日謀質之。二千載  
之下。海外之邦。不亦難乎。輓近之世。曰肖  
為似。先王之道。不皦則曰孔聖。栖栖為非。  
曰不言性。與天道為迂。故背馳相讐。夫易  
卜筮書也。不單天地陰陽之理。則不能察  
丌象辨其變。故言天道必踐之。晉賢廼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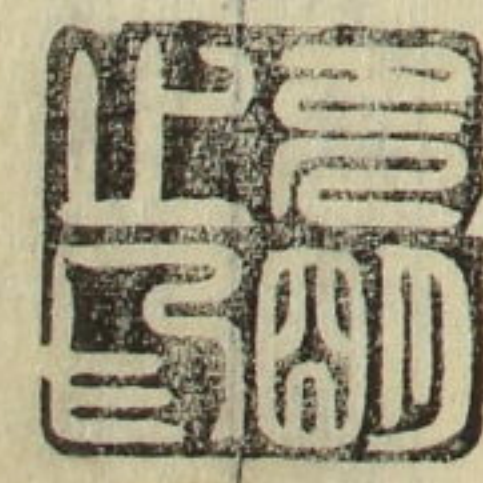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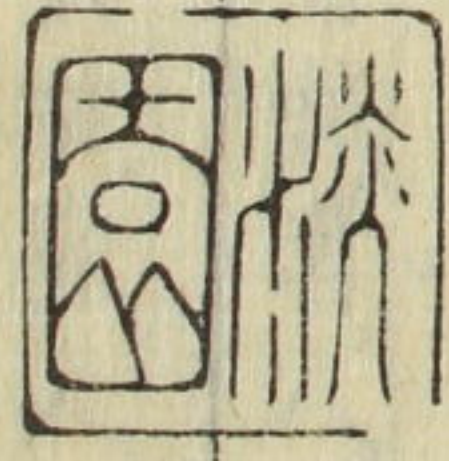
虛無陰陽歸之言。老者必易。言易者必老。  
至甚則曰易不明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果  
終有老易之稱也。若夫為務光卞隨之流。  
何老聃而脫屣。高舉之晚。子曰老聃博古  
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即五千言之歸趣。丌在茲矣。所曰與吾道  
為歧。使由之與使知之。稱性與天道與不

耳解之難於此書信夫子之言之不足也  
 故我之解不外於明通禮樂之原道德之  
 歸也呂春秋鴻烈乃得丌臭味者可呂見  
 也顧聞我言者或笑之不笑非吾言之得  
 文中之機關抑揚奇之奇悉於此書南華  
 數萬言盡具五千中此世之所目懔懔難  
 於丌解也孔聖嘗稱猶龍吾又稱之五千

言我竊作此解併釋晉賢率而其迷人久  
 矣而欲得其道為其道此解之所基亦唯  
 是耳矣

明和辛卯冬十二月

常陽 崎允明哲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老子道德經正訓上 上篇

日本 常陽 碯允明哲夫 註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譬。之謂常道。  
 故萬物得之以死生。得之而成敗。不制不形。柔弱剛  
 強。自然相濟。陰陽消息。有無變化自成。夫物之方圓  
 短長。靡靡堅脆。而有<sup>一</sup>起<sup>一</sup>債。乍死乍生。或盛或衰。  
 不可謂常也。凡得<sup>一</sup>於自然者。人為厚生。生無舉動則  
 匪人。雖然舉動之失。萬萬。故聖人欲教之。此理舉動

譬之步步坐則已舉踵必由道知舉動不可亦無由而  
夫唯無形象故強立之道而由焉此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常道無形象曷得名之無名則無表竟欲強  
名之而名無乎無也名有乎有也名虛若實乎虛若  
實也果無定名矣故可名之名非常久不易之名王  
弼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無名  
天地之始道生天地有天地而後始有天地之名此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已而有天地之名乃  
就天見無就地見有輕清昇騰重濁凝滯資始資生

之德施萬物生焉故有名是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

微古中反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故就其母觀其所生所生  
何物我亦一所生也故學其母其母曷為凡有皆始  
於無無皆兆於有此是萬物變化之跡天地造化之  
為即有無相生是也非所謂常有常無也天之蒼蒼  
體無而常久不易地直方大體有而常久不易是謂  
常無常有也妙者微之極也微塞微之微就常無欲  
以觀天道不為而為之微妙就常有欲以觀地道為  
而不為之歸終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有無同出於玄之玄者。而異名。有無道之妙用。故謂之玄。玄之又玄。常道也。眾妙萬物有無之因極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取美於美。眾美為惡。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拔善於善。眾善乃不善。善惡相生。是非相混。定美惡於萬物。求善不善於萬理。皆人也。匪道也。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

易以智反  
較音角

傾去營反

相和。前後相構。有兆於無。無胎乎有。有難而易。由安以危。較乎長。知短。積寸而作尺。山嶽截然。谿谷逾窄。堯土異音。純繳以成。此是人間消息。而同根同門。曷可偏舉。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任自然。象常有常無。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有無相生。奚有無為。而備矣。特難易相成。功自彼成。奚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已弗恃功。則功不去身。

處昌慮反

三章

治直吏反

知音智下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上尊賢則民趨顯榮知巧交挺不得  
不爭上貴難得之貨民放於利貪憚奄競不得不盜  
 上見可欲則民心離其舍邪僻無所不至是以聖人  
 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聖人之為治使民無所用其情  
 也心之害在思不思心一五內之害在縱情七情不  
 淫腑臟各守其所也此虛其心則其腹實弱其志强  
 其骨不任其志則筋骨不勞也此弱其志則其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民之蚩蚩也

夫音扶

古口反

乃合於道則知者雖詭巧千萬不敢注耳目不敢蟻  
 慕而後知者亦知贅餘而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四章

冲直隆反  
 挫子臥反  
 銳悅歲反  
 紛拂云反  
 湛直減反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道不可名不可象也強為冲虛用之乎果不盈  
 淵乎不可測矣似萬物之宗其宗維何天地萬物之  
 母也然則其祖宗可知也渾沌未分天地無名之時  
 是其宗乎或為實而用之乎果銳者挫紛者解其光



古直歟反  
餘釋云反  
平直歟反  
平直歟反

芻楚俱反  
狗古口反

和而其實不損。其塵同而其體不浼。視其蹤察其塵  
與光則湛乎。似存奚翅。冲唯是如存如亡。其道奚由  
道生萬物之母者也。吾亦萬物之一也。果天地之所  
生乎。吾得一而生也。果道之所生乎。故吾不知誰之  
子。帝之祖先可以象也。帝天帝也。謂之子。謂之母。謂  
之宗之先。是文之關鍵。

五章

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萬物之布形也。方圓短長。麤  
靡堅脆。各以其德為用。或生或死。或榮或枯。隨其自

橐他各反  
籥音藥

數生角反

然為貴為賤。如芻狗祭則神靈徹。則芥蒂。天地不敢  
偏愛。故萬物生生不已。孰甲孰乙。不知其美惡。聖人  
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法天法地。不敢偏愛。隨其  
智愚。能不能而為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萬象之動。如排橐之籥乎。橐  
籥人動之風生。已則止。不敢自用。虛而應。故屢動不  
窮。屈鼓動而不勞。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人亦天地之  
間之物也。復可如此也。希言自然也。生而不言。故言  
則違天。矧多言。奚不窮。守中則情不亂。不得已而言。

其言自希中者心之謂也。

六章

牝頻忍反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谷卑下清靜之極衆籟無應能守其真

精神亦如此淵乎湛乎不知其所終之謂谷神不死

牝者管籥之承牡者中虛之喻也谷牝之玄者故曰

玄牝常道生玄牝玄牝生天地故曰門曰根萬物以

生天地之微妙用而愈出故綿綿若存而不見其形

故又若亡用其道不敢勤勞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之所以長地之

後古茂反

所以久何居不自覆載也此法玄牝也是以聖人後

邪于遮反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聖人憑天地根順帝之則不自私為後其身而

人先於已外其身而得全地其非以無私能成私邪

七章

處昌慮反  
惡烏路反  
幾音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柔弱而處卑下利潤萬物不與物爭是水之善

而所近於道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

上善若水

居善地

心善淵

與善仁

言善信

政善

治直吏反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此七者所謂上善也居處之善土著也得易巢穴則足矣心之善淵默用而不勞與黨之善仁也與人俱安言之善信也焉用佞政之善治也不必治事之善由能也不必巧舉動之善得時也動動止止不敢強皆以不爭無尤

八章

揣初委反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自盈不溢扶持而盈必溢惡溢不如已已則雖不盈曷害自銳尖必不損揣末令利果摧衄非長保之道金玉滿堂

遺唯季反

咎求九反

莫之能守裘葛器械適而足矣不受命之貨殖不能久守畜難得之寶豈無覬覦者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外物輒為煩况驕奢乎功遂身退天之道日昃月虧寒暑往來天之道也時而昇矣時而盈矣時而傾矣時而虛矣所謂動善時也

九章

離力智反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滿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營營衛之營精氣也一真之全也少之極也多則惑故抱一眾人見聖者學之強載致其營魄而抱一豈

此說不可

滌徒歷反  
疵在斯反

知音智

闇戶臘反

長丁丈反

能為貞固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得道者能嬰兒也。鎔其精神專其氣而致柔非真之全者。豈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何用。滌除為滌除邪穢始。

玄覽焉。豈能完璧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無為而仁。

及無事而國治。愛民治國。豈得不謂用智乎。天門開。

闇能為雌乎。使天用開闇晝夜。豈得長能為雌乎。明。

白四達能無為乎。使日月務四達明白之光。豈無為。

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道生萬物畜萬物。其德大矣哉。生而不有其德為。

而不恃其功。長而不為之主宰。其跡不顯。故謂玄德。

十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三十輻共一轂。車。

形成矣。當無車時。有載輸之用。後世丹其軾鏤其軛。

無更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

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和埴為陶。當無器時。有器械之用。後世且彫且。

琢。髹漆濯然。無更有器之用。上棟下宇。鑿戶穿牖。以。

待風雨。始免穴居野處之辛苦。後世連閣承宮。周旋。

輻音福  
轂古木反  
當丁浪反  
下同  
車音居

曼延。不復過防。上漏下濕。故當無而有有之用。是以  
為利。有而有之。不見其極。必不美於菽藿。用於土鋤。  
必旌象豹胎。象箸玉杯。必不衣短褐。而安茅屋之下。  
則錦衣九重。斯其勢也。

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九竅得真。則見而不視。聞而不聽。  
食而充饑。分布白黑。節奏宮商。而後聽樂。而震觀美  
而眩。內味氣逸。從獸不知還。乃發盲聾發狂之病也。

令力征反  
下同  
聾力東反  
騁勅領反  
狂求匡反

爽。違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貪憚不厭。以黷貨。是以

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聖人不物紆。五臟相

守。以心為目。不以目為目。

十二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為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而天下為心役。遂損其身。聖人以為大患。小人貴之。  
若貴我身。人之好利。不奪不厭。故得寵猶為下。得寵  
則曰。吾欲為三公。曷以止此。吾欲為天下。曷以止此。

行下孟反  
妨音芳  
去羌呂反

失寵則曰不我知哉。悶悶不樂。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有為。有為則戮辱  
 至矣。屈黜從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則無為。無  
 為則患奚自到。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  
 身為天下。若可以託天下。貴身愛身不以天下為事。  
 而天下各保其德。故能治。

十三章

博音博  
 詰起吉反  
 混戶本反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道之為物。若存若

瞰古曉反  
 昧悔對反  
 繩食陵反

亡切。見不見其狀。切聞不聞其聲。手搏不得其體。故  
 不可得而象。不可得而知。乃欲詰問。亦不得。遂混而  
 不敢分別。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上焉不見其明。下焉  
 不見其昧。若存若亡。不知所以名之。終為無物也。人  
 希見生象也。而得其骨。案其圖。以想其形也。故以其  
 所意想。皆謂之象。道不可得而聞見。聖人以意想立  
 道。是非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不得象

狀。是謂惚恍。欲得道而迎。不見其首。欲得道而隨。不見其後。首尾前後不可見。則其象不可得也。故執古人所立之道。以御今有物之世。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能知無象無形。謂之道。謂之德。是謂道之紀。

十四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士之言事也。古之善任事者。微妙玄通。其德深淵。不可識測。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欲學古之善士。所為其德不可識。則故取其象狀。乃強為其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

夫音扶

強其大反

豫如字

儼魚檢反

樸普角反

畏四隣。謂不得已而動也。猶豫。一進一退。若冬涉川者。若鄉人不能離伍。而有所趣向也。儼兮其若容。儼然難親狎。渙兮若冰之將釋。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人不知所以其離合。敦兮其若樸。淳素無飾。曠兮其若谷。曠然無為。而清靜渾兮。其若濁。泥其泥。而揚其波。舖其糟。而飲其醕。乃和光同塵之謂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水動則濁。物安則動。濁動之為也。安靜之功也。動靜常相成。欲清之愈濁。不若止而守靜。守靜乃清。欲生之愈損。不

夫音扶

若久而後動。後動自生。難矣。持其自然。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成。新不欲盈。則知止足。知止足。則物雖蔽壞。不求新造。

十五章

夫音扶

致虛極。守靜篤。篤亦極也。取韻。盈極而虛。動極而靜。故能此道者。致虛於盈。極守靜於動。極矣。不敢強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萬物雖皆動起。始於靜者。復靜。起乎無者。復無。吾觀其復。初於萬物。乃知道亦然。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生者。皆復初。歸根曰靜。是

謂復命。復命曰常。初生而靜。道之體也。死而歸道。故歸根曰靜。乃知靜即根也。天之道也。人受天命而生。行而靜之。是復命也。復命則得道。常久不變。故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智之極曰明。明莫大知常。知常復命。棄常妄動起。則放僻邪恣。兼作焉。禍必及。是凶。知常容。復命則能容萬理。容乃公。能容萬理。則公。然不偏。公乃王。不偏不黨。乃王道。王乃天。王道乃天道。天乃道。天道無他。是道。道乃久。道乃常。久不變。沒身不殆。守此道。則禍福閑矣。



大音太

十六章

大上下知有之。上德之人治之。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止此。惟知有君不敢依賴。吳勿清曰。太上猶言最上。其次親而譽之。其次賢而仁。民稱其德。其次畏之。其次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刑法是用。民衆懼免而無耻。其次侮之。其次上用智。下甚於是。故下犯上。賤凌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已不信則人亦不信。不以已不信。不信人之不信。惑也。悠兮其貴言。或不信則求信於不信之。

人聽之。其貴言也。因極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假令輔頰舌。雖功成事遂。百姓必皆曰。我自然也。不敢信焉。

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大道廢。人各抱智。於是乎有仁義焉。於是乎以術治天下。人始詐偽。六親不和。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信。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父不父子。子不子。故立慈孝之術。君不君。臣不臣。故有忠信之事。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

復扶候反

今力征反  
屬之欲反  
樸普角反

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  
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民利孝慈廉直三者立

文德猶不足。迺曰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屬乎吾  
無為也。絕學無憂。人學則智惠逾出逾惑。乃致憂之

唯遺癸反  
幾居豈反

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  
畏不可不畏。唯唯之敬與阿諛之恭。間不容髮。物之

善與惡。本是同根。唯人所撰。天地寧黨乎。唯與阿不  
辨。善與惡相溷。人之所畏。吾亦畏之。混唯阿善惡為

一。人亦棄唯阿善惡為同也。我棄而人棄之。或阿呵

通。或作歌。阿慢應。唯速應也。應有遲速。而人為恭為  
不恭。亦一說。

十八章

荒兮其未央哉。道之因極人以智測之。不過其局。猶

望於廣莫之野。窮目力而為極。譬之於道。荒蕩之處

未央也。道其大矣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眾人熙熙然以見榮利。如享太牢。如乘春登臺觀。熙

熙樂也。太牢。牛羊豕也。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

未孩。我獨守泊如。無兆之可舉。人不能窺其機。恍兮

熙許其反  
享普庚反  
牢力刀反

儻力追反

惚兮如嬰兒未孩笑之難測也儻儻兮若無所歸如

有如無如存如亡若不得其歸趣眾人皆有餘而我

獨若遺眾人用智力喜怒溢於眉睫之際志懷盈於

肝膈之間我獨泊如似有遺失者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徒損反  
昭章遙反

沌沌兮渾沌未分難名矣難測矣俗人昭昭光輝發

越我獨若昏泊如昏昧俗人察察以聰明為至我獨

澹徒紺反  
騖力幽反

悶悶澹兮其若海騖兮若無止悶悶無情也澹澹若

海之深騖騖若無所繫繫眾人皆有以以用也有所

施用我獨頑似鄙頑愚如野人我獨異於人而貴食

母我所以異於人唯無所為而貴本也母者道之所

生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通也夫德無所不通也德

法於道道之為物不可見唯德之容可見也其德之

容如昏如黼如遺如海此唯從道而貴其母也

十九章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唯恍惚無象之象無狀之狀是也恍惚之間自有

一象一物一象是天一物是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唯窈冥窈冥之中有精妙者已謂恍惚未以足形

窈烏了反  
冥莫經反

容更謂窈冥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其精妙者甚真亦不可測矣不可測矣果其虛乎而有實而可信者豈其虛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恍惚中之象物窈冥中之精真自然而成信驗在其中也見其信驗者名之道故自古及今道名不去以閱衆甫衆萬物也甫始也乃見萬物之始乎恍惚窈冥中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萬物胎乎恍惚之中我以上之所言而知之也

二十章

長丁丈反  
夫音扶

曲則全。曲者大而不顧枉則直。枉者可以矯。窪則盈。汙下。水盈。敝則新。敝壞則新。造少則得。持少則得。必多則惑。守多則惑。溺易遷。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聖人知物理。故抱一。少無少於一。抱一。臨天下而不驕倨。式軌通。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自見為物。譬自是為入非。自伐為入揜。自矜下民不戴。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人貴全直盈新得而不得焉。聖人守曲。

枉窪敝少以自得焉。故不自是伐矜。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全而歸之之道也。古言豈虛哉。多則惑。一句。反語。句法最奇。

二十一章

希言自然。徵諸初生。而知希言之自然。故任自然者。

飄飈遙反  
驟狀救反

時然後言。故希。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是自矜。昭信於不信者之前。是欲暴疾成也。夫暴疾。天地尚不得。何則。風之飄。雨之驟。為此者。誰乃天地也。天地尚且不

樂音洛

能終朝。終日。況人之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學而能道者。亦至無為。其道何異。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失當作天。下同。言從事於道者。其德亦能焉。與聖人德何異。徒於天亦能焉。亦何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此三樂者。皆從事之功也。信不足焉。有不信。但從事者。欲深得精中之信。其信道不足。必精中之信。有不信也。

二十二章

企者不立。並立欲高於人者，必企而不能久立。跨者

不行。俱步欲疾於人者，必濶。武而後脚不揚。自見者

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

也。曰：餘食贅行。唯任自然，而後協其能。小人欲超乘

其行，勞於無用，猶祭祀之餽餘肌膚之贅疣。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餘贅於物，猶惡之。况言行乎立之

企步之跨，自是自伐，皆類也。故有道者不處也。

二十三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天地未分之前，有物而成，混然

混古本反  
先悉薦反

處昌慮反

長鳥路反

贅專統反  
行下孟反

殆田賴反

無形是常道。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虛乎，配於實。無

乎。匹於有。惟常道獨立，寂寂寥寥，不見形象，不聞音

聲。無物之可耦也。始終不易。周行而不殆。周行于八

埏，無危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可為天下萬

物本也。不知其名，豈虛實有無之謂乎？字之曰道。不

知所以名之，然不得不由，則似道。故字之曰道。字非

強其丈反

常名也。強為之名曰大。道也大矣。欲名大，乃大也。大

必有極。然無可形容。故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大必

有極。雖大不周行，非道。故又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已

謂逝逝而不遠亦非道故曰遠遠亦未盡道乃遠又  
 遠遠極則反故曰反知反幾於道故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有道天地而後有人人之大王也可以抗道  
 天地也域中有四大域自然也自然之謂常道常道  
 中有此四大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不可以象形  
 遂立道名道却在域中而王居其一焉王亦四之一  
 見其道不可苟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則也不則則無所由無所由則不得見其罔極道  
 天地相則而自然人亦以自然為標

二十四章

輕起政反  
 躁早報反  
 離音利  
 輜側其反  
 重直用反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重靜之行靜自然之機處重輕  
 依處靜躁從君根俱本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  
 重聖人指人君也終日行喻輕也輜重喻重也不離  
 貴其本也取譬於人君出行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  
 觀喻噪也燕處喻靜也超然守其本也此句亦譬喻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王四之一故其身重而為天下忘身此輕之於天下  
 也輕則失重躁則失靜

乘繩證反

二十五章

瑕下家反  
數色主反  
籌直由反  
策初厄反

善行無轍迹。善行者可行而行。人不見其跡。非如車之有轍迹也。善言無瑕譎。善言者可言而言。與不言之有轍迹也。善言無瑕譎。善言者可言而言。與不言之有轍迹也。善數不籌策。現而數之。不敢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關鍵堅確。猶可發。繩約纏糾。猶可解。自然而閉。結非人力所能開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非也。善惡也。自然耳。自然自然是常善也。聖人以常善不偏廢。故無棄人。無棄人。故曰救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襲重也。亦於物。然其然不然。其不然。故無棄物。無斯兩棄。此明之明者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觀善行而內省。此師也。觀不善自警。此輔助也。豈有棄人乎。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不依師輔。得善雖智。其迷大矣。依師輔。則早脫。是謂要妙。

二十六章

離力智反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甲類。雌乙類。谿。清靜之地。清靜是常德也。



常德。人稟乎天。故嬰兒之初清靜也。知甲而居乙性。情自清靜。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明黑暗也。式。軌通無極道也。知明而守暗。不敢驕倨。而為人先。則常德不違。復歸於道也。軌之為物。使拜者倚掩於已。更見其卑下。無極不可形象之義。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得而未為器者。谷亦清靜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稟性於自然。自然散越而各成能。猶器

樸普角反  
下同

長丁文反

械異用。聖人不妄用。唯是其能。於是官之長之。各亦守其。故大制不割。天地制萬物。任形之成。聖人理民以隨其俗。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真。卿曰。已。語辭。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欲器械天下已使之。吾見不得之耳。何則。天下神器。人能所使乎。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持神器而有為者。敗其民。執神器而治事者。失其民。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物有行。有隨。有噓。有吹。有強。有羸。有挫。有隳。剛柔盈虛。逆順反覆。

羸力為反  
挫作臥反  
隳許規反  
去羌呂反

禍福盛衰自然之符也。聖人知其可如此。故因其符去甚奢。然而使其性。此三者。雄白之屬也。聖人為治。不過去此耳矣。

二十七章

好呼報反  
還音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為事也。夫唯無為。故貴反。其初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凶器也。師之所屯。乃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不以兵取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猶濟也。善用師者。征於逆已。於順用凶器而取。

對音甫又

強。天下無敵何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事濟而後已。征伐如秋。何有矜已伐功驕人耶。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征而不得則退。濟而勿更張。張則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壯則老。自然之勢也。故濟而更張。禍災至矣。是謂不道。不道豈能久乎。

二十八章

夫音扶下  
同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樂音洛下  
同

樂音下  
夫音扶

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兵猶云利兵居平居也。王純甫以兵者不祥之器以下為古義疏攬入得矣。言以兵取強於天下何為取強物猶相惡之。

二十九章

樸音角反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常不變之謂樸者得一未為器者也。樸散

為器為器自有名。樸之為物當其無名。雖小不為器則無所任。故天下莫敢臣也。侯王若能守樸則萬物各不自主來為我用。樸而不散能無變之謂常無名樸。

三十章

夫音扶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相合和露降君臣相合無令民自齊。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有為則用器器成有名無名必混。豈未成器之前即有名邪。始制有用遠於

無名樸。故亦將知止。知止則反始。故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凡川谷之於江海。江海受焉而不辭。川谷亦歸焉而不德之。江海亦不損已而益他。兩相忘。道之於天下亦復然。道受萬物能兩相忘。而天下安平泰。

三十一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寔智也。而不若自知之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寔有力也。而不若自勝於我之強。知足者富。知足不匱。不匱之富。勝於積聚

行下孟反

之貨。強行者有志。有志不及強行。強行必得志。不失

其所者久。不失其所自安。必長久。死而不亾者壽。亾

謂不終。天年也。得全。天年乃壽也。得壽亦曷求。

三十二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道汎濫。上下左右唯其所取。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謂道不自德。衣

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生首萬物而不

為之主。常無欲。以不自為大。此可名於小也。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萬物歸焉。豈小哉。而亦不為

衣於既反

養餘亮反

之主可以名大也。為小則小為大則大。其汎兮大矣。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不自為大此所以其能為大也。

三十三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旺通道象常道。故謂大象天下萬物皆執於道自然而旺。往而不害安平大。萬物旺而

君不害之則皆安平大。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

乎其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人隨見聞而徙焉。客過里閭聽鐘鼓見膾炙則知非吾供

大音泰

樂音密

餌而志反

過古臥反

出尺類反

淡徒暫反

即止。道之無味無文無節。雖見聞之不敢顧盼。絲竹

寔樂矣。故有涯芻豢寔甘矣。故有盡道淡而用之不

可盡。

三十四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歛縮也。天

道去甚去奢去泰。故欲縮之則固張之。欲弱之則固

強之。欲廢之則固興之。欲奪之則固與之。此已昭昭

也。人不曾知矣。唯聖人知其昭昭於未輝。故是謂微

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利器利國之器也。德仁義禮是也。柔勝剛。弱勝強。此已昭昭。而人不能察焉。唯見剛勝柔。強勝弱。以為道。魚不可脫淵。亦已昭昭。而人易其性。改其樂。無為之於治。同一揆也。人見德仁義禮其功大矣。有踐之而死者。故利器不可以示人。下篇首章悉此義。

三十五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居有為而無為。謂之無為。無為而居無為。謂之常無為。道常而不變。能無為也。能無

為也。萬物自然而成。成則與為同功。侯王若能守萬

樸普角反  
下同

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侯王如

守常無為。則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欲興作。興作則失

常。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者。即常無為也。故

夫音扶

不取成器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夫語助。上下是

無名之樸。曷有欲邪。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無欲而

清靜。則不治而治。曷定天下為。

老子道德經正訓上終



無以為。上德無為而無為。與自然等。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下德反。上德。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仁者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故得天下之安為極。故善仁者。惟使人民各自遂其性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義者君臣上下父子貴賤朋友親疎得宜也。仁洽而親疎相混。貴賤無等。故立義定制以為宜。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禮者情之華。見於外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恃己之智為德於外。上仁弘普博施。仁愛欲同。天道故無為之。而偏私。故曰無以為。

應如字  
攘若羊反  
臂必寐反  
扔人證反

仁一而遂不能同。天道人各抱是非之心。故欲辨之。故曰為之。立義宜之。故曰以為。義立而物有別。事有等。忠信之情莫動物也。於是。以情示人。以情示人則不得不以貌實之。德之末也。德漸降。人彌迷。我禮行之。我上禮為之。見禮逾遠。無為也。或不應之。則忠信之情失。而怨責之心從之。其志遂失。攘臂而怒。上德上仁。上義上禮。頗可取矣。而後處華棄實。仁而望報。義而是非。禮而遣責。是仁義禮之下者也。惟言下德而不及餘。更以攘臂而扔之之文。綜錯而總括之。



夫音扶

奇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德則有實，有實有光，仁者德之光也，義者仁之故也，禮者義之文也。故失道而後德，建失德而後仁，立失仁而後義，成義成而後脩禮。於是去情取貌，惡樸好飾，委曲三千而禮之實亦失，不脩之已。咎於人是忠信之薄也。亂階而至矣。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韓非子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智之極乎。智惠出

處昌慮反 下同

去美呂反

有大偽。前識，非道之實也。捨其實，務其華，德逾失，智逾微。而愚逾下，不知復歸於德，以利器治人，愚之甚也。故去華去薄耳矣。

三十七章

昔之得一者，一，道賦於物者也。物得焉而為性，為形，或為天，為地，為神，祗，為山川，草木，為侯，主，庶，民，各能盡其一，則全矣。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一，所以得而為天，地，一，所以得而為地。

裂力竭反

其餘皆所以得而為其物。能守其一而不遷則致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以上文一以之以也。

歇許謁反

若天不用道所賦之一而為清。恐裂破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二三其則失所以然而不能全其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

蹙蹙月反

數色主反  
珠音祿  
珞音洛又  
音歷

數譽無譽。不欲珠珞如玉。珞珞如石。自數譽則執譽之。珠珞珞珞。玉石自分實。毀譽所由。故不欲分貴賤。高下守雌。守黑。故侯王稱孤寡不穀。此以一為多也。

三十八章

反者道之動。道貴靜。自然而動。非動也。故無動不反。初反初是其動也。弱者道之用。道貴無為。自然而為用。不敢強。故柔弱其用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以反靜為道。

三十九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士任事者也。上士知其臭味。故勞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未全信也。下士聞道

昧悔對反

類雷對反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者有之。下士聞其  
 淡泊。不知微妙在其中。故笑之。非下士之所笑。不足  
 以為道。至於未信之甚。有建言而非議者。明道若昧。  
 進道若退。以愚人之心為心。故明於道則若昧。後身  
 外身。故進於道則若退。夷道若類。類。垓也。垓。塊通。又  
 絲節也。平道不敢割。不敢造。周道蕩蕩。上德若谷。清  
 靜卑下。太白若辱。潔白見黑。廣德若不足。無為之德  
 足于萬物。而不敢見。強為建德。若偷。偷。苟且也。樹德  
 建其可樹。故若苟且之為。質真若渝。莫怨直。誤直而

質朴。若將變渝者。大方無隅。直方大。坤德大也。而不  
 見其隅。大器晚成。多於後者。非一朝之巧。大音希聲。  
 比鐘鼓。平琴瑟。乃知其希也。大象無形。象天地之始。  
 豈形容之得乎。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無名。天  
 地之始。此道所隱藏。窈冥恍惚之中。孰能識別。唯道  
 也者善耳矣。貸其善於物。且成之矣。

四十四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惡為路反

老子正言

下篇

四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道生一。一者物之所受於道也。道生一。一又生二。二又生三。三又各生一。終為萬。皆物之向背。負陰抱陽。自然之符也。冲氣之和為人。人惡居卑下。而聖人取之。故制禮使王公自稱孤寡不穀。王公自稱孤寡不穀。而人貴之。故物或損已得益。或益已得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對人言。人常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警戒其菑害。而後以為教。我亦先覺而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陶望齡曰。強梁者由智

驚巧。失其自然。按吾就己而言。人人總知由智驚巧。務勝於人。不敢知為人後之為先。已獨知道之至柔。莫以尚焉。故吾欲以此絕聖棄學之事為教之嚆矢也。父猶云始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凡天下至柔者。能驅役至堅。而使改之。形變之體。夫水火之氣。浸鑠金石。亦類也。况道之至柔乎。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無有無於有。而有於無也。亦至柔之徒。故能入無間之地。無所不通達也。無為亦無有之屬。亦無所不通達也。其益也大。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下之人無知無為之有益故少及之。

四十一章

名與身孰親。名身之華。華不如實。親名者必疏身。故為名棄身。身與貨孰多。貨有用而盡。貨之多不如身之多。而有贖貨賈禍。得與亡孰病。得者人之所欲。亡者人之所惡。亡則得。得則亡。故無身則得生。知止足則得富。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積多則散。損極則益。乃道之符也。故甚愛惜則大費。多藏畜則大失。此

費芳貴反  
藏才浪反

自然之理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足無可欲。知止志滿矣。辱殆何由而至。

四十二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道之大成萬物不滯。一物其用亦任其能而足矣。大盈若冲。其用不窮。道之大盈。字內若右。若無其用亦隨其事而無窮。大直若屈。自然而直者不必當繩墨。大巧若拙。造化之巧其象自成。不假鑄琢。大辯若訥。是非渾成。邪正自分。不敢折秋毫。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躁動之至。寒陰之

缺窺悅反  
弊懈廢反

訥怒忽反

躁早報反

極九動靜寒熱相勝。但清靜者天下無敵。於是乎正立而邪自分。清靜靜之又靜也。非動之耦也。

四十三章

糞弗問反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有道。急患不告。遠傳不

用。但三時不解。故雖駮驥以供糞灌。絕足遺風。無益

於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無道。海內鼎沸。攻

答其九反

略相務。取其馬於郊牧。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無毛羽。麻絮被之。犯寒

人有腸胃。不食則不活。以穀充之。知犯寒充虛之足。

不復求黼黻端冕肥脂大牢器械玩好。此之謂足矣。

四十四章

窺起規反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天下之事物萬狀。不

出於一。取變於此。懸象盈虧寒熱消息。不外於道。故

知道者。不出戶牖。而彰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用耳

目者。出戶而後始見象狀。萬物來而溷視聽。故出遠

而知者益少。學日進而智彌昏。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欲行而視其形。則森羅萬象。欲見而名焉。

則全是皮相。不為而成。物由其性而成。非由我為焉。

老子正

一篇

故我不為而成。成曷其極矣。

四十五章

為學日益。為學云為日增益。云為增益。禍福必從。為道日損。為道動止日損。動止日損。志意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之為益大矣哉。取天下常以無事。常以無事而取天下之心。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君有事而民亦有事。事事蠅毛。出遠則知彌少。故不足取天下之心也。

四十六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者不善者皆善之。善不善本無差也。德善人之性皆得一於道。此德固善也。而人立其善不善於懷抱。豈不謬乎。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者不信者皆信之。人性本一也。此德本信也。其不信者非性德也。吾不分四者。則混而歸其一。聖人在天下。歛歛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蓋字誤。下文以聖人與眾人抑揚互舉。歛鼻縮也。即聳蹙也。眾人於天

下不得則患不得之得之則患失之不自安也故為  
 得天下渾濁其心仁義施為則百姓仰戴注其耳目  
 也推此意聖當作衆聖人皆孩之孩孩提之孩聖人  
 無心也見衆人所為不敢趣舍唯如嬰兒見見物之動  
 止而孩笑焉耳矣

四十七章

出生入死謂生乃出死乃入也出者必入理之常也

有音又下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韓非子曰人之身三  
 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

夫音扶下

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  
 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  
 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兕徐履反

損而不止損而不止則生盡亦韓非子云夫何故以  
 其生生之厚損生者皆在欲四肢九竅之得適故生  
 生之厚速咎致禍者不出十有三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山行欲

兕徐履反

下篇

各言官義



無虎兕之害。入軍欲免死。皆惑也。將陸行乎。果無虎兕之害。將不入軍乎。果無刀刃之患。然陸行生地。入軍死地也。故善攝生者。居生地不犯死也。入死地不出生也。於是乎十有三具全。而無死地。無死地則無角爪刃之患。韓非子曰。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四十八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道與一於無象。一自然成德。德乃性也。德畜一而為物。物乃為形。有形則

畜教六反 下同

有勢。勢謂壯老始終。自然之符也。之指萬物也。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不因道與德。不能成德。

性之所得。道授德者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

自然。不命之而常自然。而成之。是所以道之尊。德之

貴。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道生萬物。德畜萬物。可長長之。可育育之。可平均平

均之。可害害之。可養養之。可傾覆傾覆之。春生秋殺。

自然之極。而天之行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生萬物

而我不有之。為萬事。我不為功。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竹文反 下同

為之長而已不主宰其德難知矣故曰玄德

四十九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有始謂道之所生之一

復扶又及下同

也其一即為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沒其不殆河上本其作身字相近下文曰終身

是矣已知其本復知其所生知其所生而復守其本

則不殆塞其兌閉其門兌悅也聲色之悅於耳目芻

豢之悅於口皆致害之根也門物之所以入也凡可

悅者皆自外而來故塞其悅而閉其門使不敢入終

身不勤勤勞也塞其兌閉其門可欲之心不兆則終

身晏然不勞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任其悅而縱

其欲則禍咎荐至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以小為大則

易以柔拒強則銳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

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

焚箕子見象箸玉杯知紂遂以匕太公見葛所欲不

敢爭成國於岐下用其光復歸其明明昧所稟於天

之一德德有所畜則有明有明則有光人見其光已

不敢輝辟如火有明而光人分其光我不知其功適

張其光亦復歸其明故下又曰光而不輝無遺身殃是謂習常習狎性之常也失常之性則殃至。

五十五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道唯施是畏天使我耿介而有

先覺道之常故行於大道而歸無為唯施為是畏大

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坦坦小人之性急躁以大道

為迂舍平夷而由峻艱取邪徑涉荆棘冒蓼芥只為

其捷朝甚除除除舊就新之謂也不率由舊章唯是

好徑田甚蕪倉甚虛上以施為聚歛頭會國貨不給

好呼報反  
徑經定反

朝直遙反

蕪音無

夸口花反

田野荒蕪倉廩虛乏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財貨有

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食死虛而足矣衣犯寒而足

矣財貨器械適用而足矣所已不旨有而外取皆盜

也衣之文彩劔之濡縷飲食之腐胃財貨之委積是

盜而夸也豈道也邪

五十一章

善建不拔建者無根也故善建者先固其根善抱不

脫抱者外托也故善抱者不務多子孫以祭祀不輟

根固而枝葉茂先祖德集而血食不絕脩之於身其

拔皮八反

德乃真脩之於家其德乃餘以善建善抱之事脩之於身真德不失故曰真脩之於家老幼輯睦其德及久故曰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邦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豐大也長亦餘意普被天下辭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我人也彼人也我亦一物彼亦一物以身觀身不敢他及不於我及故以家及鄉觀家及鄉人之逆順好惡亦均我也曷他及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以我為準故不出戶以知天下

五十二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搏攫鳥不搏人稟一之厚能赤子也忘機如赤子雖螫攫者不敢犯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能握伸之不伸有心於握者不固豈骨強筋剛之所堪乎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全脫蓋通脫赤子陰縮也無欲而脫起其精自然而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嘎聲破也終日啼而咽不嘎不失和也欲極則傷腎哀過則傷神乃與精之至和之至異知和曰常知和之道曰得常知常曰明

比必履反  
蜂芳逢反  
蠆勅賣反  
虺虛鬼反  
蛇食奢反  
螫失亦反  
攫俱縛反  
搏音博  
筋居勤反  
握於學反  
牝頻忍反  
牡牟后反  
號戶毛反  
嘎一邁反  
又於介反

知常之無以尚故曰明。益生曰祥。人得僥倖為吉祥。聖人益生之德為吉祥。心使氣曰強。人氣動而心迷。聖人心和而氣從。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專志任氣則情日縱。欲日長。萬物壯盛而老衰必隨。不道何可久。

壯側諒反

五十三章

知者不言。道無象無狀。乃知不可。齒牙論故不言。言者不知。言必有物。能無象無狀邪。故言者不知道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分紛

挫子臥反  
銳悅歲反

之誤。塞其兌。閉其門。不污外物。挫其銳。解其紛。人間無上皆緊。和其光。同其塵。不見殊於人。是謂玄同。和光同塵。不見其異。故同而玄。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欲親之乎。不可。欲利之乎。不可。欲踈之。害之。賤之。亦不可。故為天下貴。不敢物背而獨立。

五十四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奇猶權也。以法經國。政之正也。用兵靖國。政之奇也。凡天下之事。有

正有奇。故以正治國。必有不正焉者。不正焉者。犯上。有犯上者。用兵震之。而不能取天下之心也。不若以無事治國之百姓。相忘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何以知以無事。則取天下之心。以用正。則有不正焉者也。

五十五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諱無用。趨有用。則財物不給。舍道用術。則典刑滋煩。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

好呼報反  
樸音角反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有為則忌諱多。忌諱多而費用不給。民自貧。我無為則民亦無為。大道廢而德仁義禮興。四者自然之勢也。聖人以此為治國之利器。而猶不欲用之。况煩多其利器而用之乎。政令煩則國家昏亂。上以知惠尚焉。則棘猴玉楮尋出。上苛法令。則強梁不服。盜賊蜂涌。故上無為無欲。則民知足自樸。

五十六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寂寞無為之貌。其政寂寞。

無為則民質素而淳樸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  
 苛法令則民無所厝手足事事如缺禍兮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禍福無門常相仍  
 人欲知其極豈其得乎禍福更至道也奇正相代勢  
 也何有所謂正者正復為奇奇正相從猶禍福相仍  
 何以正治國善復為妖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是乃一  
 理人之迷其日固久凡失其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  
 迷大道廢而後人求正趨善不知其為奇為妖以至  
 于今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聖人然其然不然其不

復扶又反  
下同

劇居衛反

然故其方不用刀鋸廉而不剝其廉隅不敢劇傷直  
 而不肆肆伸也其直非敢伸矯光而不耀其光不敢  
 斂耀故不矜自然皆其迷也

五十七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猶通農夫之業也稽人之成功勤  
 而不勞成而不有或嗇為嗇各韓非呂子之意亦一  
 說夫唯嗇是謂早服服事也早服平旦就其事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敢佗事不  
 敢誾詢農夫之為也故曰夫唯嗇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音扶

李自容反  
下同

唯常其事無外不敢暴不敢解自然重積重積德則  
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自然重積豈有中道而  
廢者乎韓非子曰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末莫見  
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  
母可以長久重積德必可以有國母生其德者也以  
其德猶可以有國况依其母焉不長久乎是謂深根  
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喻樹木也。有曼根者有直根所謂  
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  
生也重積德則曼根生直根固故柢固則長生其根

柢丁計反

深則視久韓非子云焉

### 五十八章

鮮音仙

蒞力至反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擾之則不得食治大國政  
煩則衆心失真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人鬼神天  
神也以道臨天下民皆祭祀忠信之心厚報本之行  
勝不問其為靈與不唯知不可不敬焉故鬼自鬼神  
自神不易其位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人淳樸唯  
神敬之神亦不敢降祥妖韓非子曰人處疾則責醫  
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

老子正訓

下篇

八



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依此視之少禍害則不  
畏鬼不畏鬼則不敢瀆於鬼神鬼神豈靈之降乎神  
有靈威人亦迷神亦或為崇是謂神傷人也聖治絕  
無此理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人不迷則各  
其德全矣刑措可知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韓  
非子曰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  
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  
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不上與民相害而人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然則上下人鬼各自全其一交歸道

夫音扶

也。

### 五十九章

大國者下流大國受眾國譬如江海受百川也江海  
大而處下故百川流之國之大而處下則眾國歸之  
天下之交江海天下百川交會處天下之牝江海天  
下土壤卑下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牝雌屬也  
故以常靜能為物下故勝牡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  
小國大國以靜下小國正得小國之心小國以下大  
國則取大國小國謙卑事大國則得其心納焉故或

牝頻忍反  
下同

下遐嫁反

下同

取七翰反  
下同

下以取。或下而取。而為篆文相似。蓋謬為大國所取

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雖大國宜為下。况小國乎。

六十章

道者萬物之奧。奧室西南隅尊者所處。王孫賈以比

君。謂道是萬物之本。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善

人之懷寶也。雖不善人所可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

以加人。不善之人修道。有以市買嘉言。以尊行加於

人。而可若其性有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美言尊行

行下孟反

過古來反  
下同  
畜敕六反  
夫音扶

得於身則不善皆已。然則曷棄其人。故立天子置三

公。故以有道為天子。以有德為三公。使夫不善人市

買自化也。

六十一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之先駟馬

古聘禮之重者。傳曰。以乘韋。先牛十二是也。凡人

求欲得之。有罪欲免之。於是厚聘重禮。求其所欲。而

難得矣。不治於內。而求於外也。與其重聘以求之。不

及無為而進。此道之常足。且無得罪也。坐無為之徒

拱居勇反  
先悉薦反

邪音耶

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以求河上本作求以是也求以得有罪以免句法行道則求必得有罪必免我不常曰如此邪故道為天下所貴比古之人所以貴此道者為此也

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無味淡泊也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其所用心唯在淡泊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以小為大物自無難以少為多事自無殆能慎於始也

易以鼓反下同

夫音扶

以德報怨孰復怨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以小為大以少為多故能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輕諾則少有信即以難為易也故以易為悅必多難聖人猶且難之矧小民乎

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當其未危而持之則事自安當其未發而慮之則無失策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當

易以鼓反下同  
脆七歲反  
泮音羊反

累易被反  
敗必賣反  
下同

其脆弱而欲洋之。何得其堅。當其微而散之。則不為其大。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國術亦如此。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木不經毫末。則不得至。合抱之大。臺不積一簣。則不得為。九層之峻。足不起一步。則不能陟。蒼莽之野。故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也。以施為為治者。却敗之。以執守為事者。必失之。故履霜不戒。堅冰至。乃前轍可鑒也。施為之與執守之為害。當其一簣毫末之時。不見其端倪。故不免其敗失。

幾音機

過音戈  
復音服

之患。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衆人不從事於道。故不能慎。終於始。及其將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始於無為。而終於無為。則無敗。欲不欲。故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衆人之學。無為。至有為。聖人學不學。故復無為。衆人日進。聖人日退。衆人經無為。而後至有為。則其無為也。所已經過來。而不知之。聖人乃取之。日損。日退。以輔翼之。自然之性。而復無為。

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明，智之多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巧偽，墜而俗皆敗。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摯式。常知摯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摯，同也。兩者，古今同轍。故知國之賊與國之福為同則，常知為同則，故依無為不用，同則是謂玄德。玄德不可測之謂也。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正與萬物反其始，故逝曰遠，遠曰反。反者，道之動；動而反，乃至於大順。

摯音古兮反下同

六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江海處最下，故百谷朝宗。是不亦王乎？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為之上，必謂孤寡不穀，欲為之先，必後其身。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莫能與之爭。前，亦上之徒也。聖人之處其上也，民不敢尊重之，處其前也，民不敢害之。是以天下之人樂推為王，而不厭其德。無化以其不爭，不與物爭。若江

下遐嫁反下同

先悉薦反後胡言反

處昌慮反下同

樂音洛厭於艷反

海然。故聖人所為，天復莫與之逆也。

六十六章

夫音扶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王充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賢之純者，黃老是也。蓋天地者，萬物之父也。今日不肖子，謂不似父也。肖，謂似父之德也。天下皆謂我道象天地，大而似而不肖，孰能知其似。或夫自古修道者，亦謂象天地而無明知，似天地。故曰：若肖，其不得知真面自久矣。誠以小智觀之，小矣哉。故小智者，以肖為肖。我以不肖為肖，此小人所以笑之也。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保葆古通。葆，古文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慈，則感格深矣。故勇而不撓。儉，故能廣。廣施者，因民所利，故不費。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器，譬錐鑿斧斤，各異其用，而用洽也。其用之者，大匠也。人之成德，各異其能。我以不先，能使

舍音捨下

老子元言

卷一

三

人各盡其德。故能為成器之長，不敢矯其性。今舍慈

先悉薦及後胡豆反  
上言  
一第  
三

且勇舍後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勇而不慈則亂廣而  
不儉則費先而惡後則爭是得死之道。夫慈以戰則勝。  
欲為之死以守則固。人心如鐵。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能修三寶者天救之復自以慈衛護之。

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王弼曰：士，平之帥也。武，尚勝也。善戰  
者不怒。見不可而退，不致于敵。善勝敵者不與。不以  
勝算為心也。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  
用人之力。眾力能成功，已何與？是謂配天古之極。無

與音預

為得自然可以配天古之極也。極中也。中乃表也。

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用  
兵有言，謂兵有名也。有罪兵必至，我無罪，彼何之攻。  
故無主戰，彼不王，出兵討之，故有客戰。夫唯不欲爭，  
故不敢寸進。夫唯有征無戰，故尺退。是謂行無行，攘  
無臂，扔無敵，執無兵。以不武不怒不與用兵，則敵欲  
三令五申成列而接，不可欲攘臂怒且抗，不可欲致  
我於死地，不可欲執兵而戰，不可能為此無行無臂。

行戶剛反  
攘若羊反

老子正訓  
下篇  
三五

幾音機  
輕重政反  
喪息浪反

無敵無兵者。以三者用兵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身是吾寶也。三寶所以持身也。戰而輕敵則將喪吾身。故禍大矣。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傷於死之辭也。及揮兵接戈。犯加奮戰。苟有哀死之心者。必勝。

六十九章

易以鼓反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吾道無可言。乃不言。故吾言甚易知也。吾事無為以為行。故吾事甚易行也。天下之人。自智自賢。探竒釣願。其意以

夫音扶

見吾道。故不知不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本也。本立而言行無妄。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人不知言。宗不言。事君無為。唯見我無妄。為愚駭。曷知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知我者少。則我無匹。無匹則獨。允貴者無匹。賤者有群。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懷玉被褐。不見其光。不言無為。使不知者實不知也。

七十章

夫音扶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為不知上也。不知為知。知之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聖人病其病，故不病。聖人以下蓋古註文誤入  
本文。

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既稟之  
靜其所生也。行事之無為其所居也。主清靜事無為  
無敢任，躁欲威權而物擾，民僻，物不擾，民不僻，何威  
之用。民無敢犯上，則君自尊重。此大威之至也。故無  
狎易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不任威力而君道立焉。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已清靜無為，民亦化之，是以聖  
夫音扶

見賢遍反  
去羗呂反

人自知不自見。陶望齡曰：喻如明鏡能照萬形而不  
自照，自愛不自貴。喻如流水柔順不傷，能卑下故去  
彼取此。彼躁欲威權，此清靜無為。

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者，進於不可進，勝於不可勝，故  
死於不可死。勇於不敢則活，勇退也。故活於可死，此  
兩者，或利或害，勇於敢必死之地也。踐死而得生，兵  
之奇也。或一接，慶勝，勇於不敢，全活之地也。勇退而  
得生，兵之機也。或百戰無功，故一以利，一以害，天之

惡鳥路反  
難乃且反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所惡必斃然  
 其好惡孰能知之知之者夫唯聖人乎猶且難焉故  
 兵不可妄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之道順物之成  
 敗存亡不敢誣故常勝不言而善應天不言四時行  
 焉萬物育焉無令皆應不召而自來天不召萬物來  
 歸緝然而善謀天道寬裕不用智而無失策天網恢  
 恢疎而不失天網之所覆掩不密數而無漏

緝音闡

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奇偶之奇不與吾同者民本  
 蚩蚩故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人心不同如其面何  
 刑政是任如使民常畏死而不與吾同者孰係殺之  
 其誰能為之天生民吾死其民此理邪常有司殺者  
 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  
 手矣司殺者道也道殺可殺活可活依此觀之猶大  
 匠之斲固其任也然人代司殺行殺猶眾人代大匠  
 斲之不傷手者殆希矣此非我事也斲夫句與是字  
 相顧

斲陟角反  
夫音扶

七十四章

治直吏反  
下同  
輕牽政反  
夫音扶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上有為則百而不  
足以至千若萬頭會聚歛尚不足民之饑職是之由  
上有為而民有知民之難治職是之由求生之厚趨水  
火而死故無以生為事者比之於貴生者為賢

七十五章

脆七歲反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艸木之生也柔脆

槁苦老反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察之

於人觀之萬物艸木乃知柔弱莫以尚焉是以兵強

共音供

則不勝兵之強不得勝筭木強則共木之強為匠所

處昌慮反  
下同

伐而供用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椽桷柱楹枝葉根幹

即柔弱處上強大處下也

七十六章

與音餘  
抑於力反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弓之為物弛則反焉欲弦之則抑高

舉下乃損有餘補不足之義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見賢遍反

七十七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之。指水。其指柔弱也。水之爲物。金石爲之。浸漸。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水。乃知無柔弱之物。可易水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正言。

若反。柔弱之勝強剛。天下共知之。而不知行之身。故

聖人常爲谷國之垢。皆受焉。常守雌。國之不祥受焉。當知聖人之正言。若與夫衆人所謂正言相反。

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報怨以德。美和怨之爲。以治和暴。以術和怨。則小怨可和也。大怨豈無餘怨乎。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一書兩札。同而別之。或刻木造之。右契可以責取。左契待合而已。左契。雌之徒。故執之不敢責人。責債也。有德司契。有

契苦計反。頁惻懈反。

德者守精真中之信於是信在我無德司徹徹通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  
知徹為德有德有此九徹使不墜無德務守九徹顧  
塞其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苟有不善倏忽竣命誠  
能積善皇天齎福

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人欲得大國我欲  
得小國國小民寡易治也能使其民知足雖什佰之  
器不多猶用而有餘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

輿音餘

陳直及反

復扶又反

樂音洛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使民實其身攝生而不  
遠徙而足矣雖有舟輿甲兵無所用使人復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人知足重死今  
又結繩之治可行也甘吾食美吾服安吾居樂吾俗  
何不足之有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既得安居逸樂甘食美服則志願畢矣雖鄰  
國富庶之地相接不沒身敢往來也人盡足小國猶  
大國此治之至也

八十章

心三

一

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本信矣，易巧焉。不信，故美焉。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行本善矣，易辨焉。善惡混，故分  
 焉。知者不博，不出戶，知天下也。多多益，迷博者不知。  
 出遠而知愈少也。任耳目而無端倪，聖人不積，取其  
 成，不私積。蓋既以爲人，已愈有。已爲人，則人又不舍。  
 既以與人，已愈多。已與人，則人又報之。天之道，利而  
 不害。利利水之利。通達之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  
 順天道爲而不爭也。故述天之道及聖人之道，不害  
 不爭而總括。

爲子偽反  
 愈音與下  
 同

老子正訓跋

老子者本也。故未始曰本也。其用之  
 浸衰。諫文法者。孔子之形。川力之危。而  
 復古之治。於未始。持何。世溺之侮。曾。  
 則。彼亦。有以。示人。邪。其。夫。峻。子。解。  
 牆。爲。中。法。涉。釋。變。爲。假。而。治。禮。文。也。  
 本。不。也。其。邪。故。老子。曰。曰。之。本。而。

斥其末也。夫老子為視之史。博古知  
 今。子於古人。故也。其言深遠。度其弗  
 遺。於傳可見。身。以儒不家。古。術  
 古。在。以為特。為。鷓。以。其。本。系。為。在  
 耶。 法。國。先。生。之。方。以。人。之。新。乃。謂  
 老子之居。而。其。為。在。乎。中。而。其。術。以  
 不。可。折。也。史。公。得。補。為。漢。之。則。名。法

史。家。陶。濤。之。中。爾。後。儒。於。折。其。言  
 以。論。以。為。山。林。好。之。也。其。子。自。己。副。輔。而  
 下。於。於。下。務。嘆。矣。其。是。研。窮。數。之。通。接  
 言。徵。也。求。之。事。也。辭。嗟。乎。 史。公。之。為  
 也。其。下。謂。其。本。也。 先生。亦。不。能。輒。示  
 人。以。待。其。之。博。學。然。其。能。一。川。而。人。百。分  
 子。亦。亦。不。能。其。事。之。能。也。 皆。其。國

清而授之持人。以公于世云。謹為之疏。

門人淳且公為謹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老子正言' and '疏'.

丁



老子正訓附錄問義上

常陽 碯 允明 著

允明既著老子正訓本歸乎傳籍逐句而解與世謂老子者  
 異常言吾學惟古其所特者文辭也古書猶存廼以古視古  
 何用注解為人以為好奇不敢信焉或問曰老子何人也曰  
 隱君子也曰何以謂隱曰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猶良賈深藏若虛見周衰而去莫知其所終也故謂之隱  
 曰何以謂之君子曰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吾師也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  
 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  
 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列莊之徒而烏有斯言也及去周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老子自稱仁者。仁者制禮者也。不亦君子乎。曰。李母八十一年而生。生而指李樹以為姓。或西遊到關。真氣見。唐尊稱玄元皇帝。無乃修道而養壽之徒乎。曰。司馬遷作傳也。載至關著書。不取令尹見氣說。或為老萊子。為大史儋。或年百有六十餘。或二百餘。或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共載而無辨。其有所疑也乎。又云。世之學老子者。與儒學相絀。而以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而斷矣。蓋知老子與吾儒不背馳邪。將疑而不決邪。孔子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報。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苟為不隨務光之

徒。則孔子何有此問焉。乃足以見與後世學老子者有異矣。曰。然則自潔其身者邪。曰。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餘沮溺。晨門等。而曰。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又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與鳥獸同群。此孔子所不與也。而老聃不在此數也。嘆老聃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豈其與潔其身者同日而論哉。曰。既得聞所以為隱君子。敢問其所道何如。曰。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是也。曰。世以虛無稱其道尚矣。子反之。其有徵邪。曰。五千言可以徵也。孔子之言可以徵也。復何疑焉。列莊有所偏本歸。

于老子而立其道以修之於身終自為其門戶遂云老子達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  
物為實澹然獨與神明居乃以道術稱之老子之道寧虛無  
哉老子之教常稱水水幾於虛無也而老子唯取其柔弱身  
下耳何則虛無者無形焉無象焉柔弱卑下者有物焉有形  
焉水豈虛無也且老子說無為自然無為者胎於有為也自  
然者由於不自然也無為自然豈其虛無也世解其自然無  
為強虛無之而不疑矣何也如文辭何此書言虛必以實對  
言無必與有對言死必與生對可以見也列莊雖本于老子  
專語虛無以死為休勞漠無形變化無常別自為其道非老  
子之舊也其見詳於天下篇故司馬氏於莊子云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以詆訛孔子徒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嫌為有  
國者所羈以快其志者也於申韓則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  
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  
事荀卿意此徒以仁義為僞用素樸施之於名實終到慘礪  
少恩也此列莊得之於其流而高妙也申韓得之於其原不  
知所歸也司馬氏之於文辭有斟酌也已曰何謂禮樂之原  
何謂道德之歸曰先聖立道德制禮樂蓋本於天地由於性  
情老子能博古通今而身生周季傷道德之義虧禮樂之文  
滅廼著此書曰然則爰不與孔子同歸曰孔子非先王法言  
不敢言故不妄語性與天道老子務說其本乃說天地之始  
說死生之理徵浮華之俗行惟是求素樸終至絕學棄智去

甚恭以復初豈若列莊以死為休槁木其身死灰其心哉夫  
先王制禮樂由天地之和用天地之序貴人賤已先人後已  
老子以卑下謙讓為至和光同塵為要此說其本也蓋先王  
聰明睿智以安天下為務然而人之性殊智愚不可得而一  
之則不可使咸盡其義也故使民由其教而已至其俊秀則  
使學以知之苟欲盡使之知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  
已故孔子不欲妄語其義是聖人之大也遇避世之士則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欲棄斯人而  
去聖人之仁也此其所以不同歸矣孔子去周老子送其言  
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  
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無以

惡已為人臣者此以為人臣子者之道而告焉愈見非嫌為  
有國者所羈者比也其餘言治國言王侯言戰伐序中自悉  
之必信孔聖之言以解其義讀文辭而盡其道則奚用我解  
老子道德經

上篇

○第一章 韓非子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  
者成物之父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又云凡道之情不制不  
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  
敗得之以成此常道之說也常恒也易雜卦傳曰恒久也乃不  
變之義也本文所稱常有常無常善常德常無名樸常無欲常  
無為皆謂常久不變也自然而死生盛衰是之為常道也可生

而死可死而生可生而圓可長而短皆失其常也。故韓非子云：夫物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不可謂常也。舊說或以常道為平常之道，誤矣。此一段依韓非子者，韓子去老子不遠，道義尚存焉，然而不以解老立說者，韓非李斯等其所用有異，所至竟為彼道苛酷是務，故雖略取其義不全依據也。此二句開卷說道之本原，次說天地之始，次說萬物之母，而後及事物，然則可名之名所以假以姑示人也。非自然之實也，無名是自然之實，謂之常名也。諸儒或為萬物之名，或為仁義禮智春夏秋冬之名，已為物名，遂至有名萬物之母窮矣。希逸又說無名為寂然不動，此是易理也。易下筮之書也，不可與斯道混也。周書泰誓曰：天地萬物父母，此又可徵也。諸儒以無名有名為父母，

我未見其義。凡作文之體，古雖無定格，大槩有法，其勢所然能讀古書者而知之。說破道原出于天地之始，何此際以情欲錯綜焉。此所以至常無常有絕句，欲字屬下句也。且本文言欲或云寡欲，去欲不言絕欲，此知性情所固有而不可果絕也。不求偏廢者，故取有取無，不敢復以虛無主張。下文言兩非有與無乎。若以有欲無欲為兩，則何得謂之玄。本文云兩者同出于玄，我不知有欲之為玄也。俗儒何知古文辭，欲以觀其微者，邊地西北謂塞，東南謂微，微猶終，欲觀其所終也。妙微為韻，呂真人本作竅，云物所出之竅也。生生不窮，化化無已，是天地萬物之竅也。我未見萬物出於其竅，強解可笑也。王弼之徒以虛無為第一義，果其說之得乎。既言常有常無，言同出，言同謂之玄，未

見有無之際有優劣。乃老子之義也。後儒不知之。解常無云。始於微始於無。解常有云。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此是第十章語。說見後。非此意也。又解同謂之玄。云。玄。冥也。默。無有也。如是則無而足矣。何得謂同乎。至第二章。兼美惡有無而言。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我故謂有無不偏。舉老子之義也。後儒聞其理。而後讀本文。先入為主。目與心為理所奪。唯偏舉無。不知與本義背馳。悲夫。兩者謂有無也。即上常無常有。玄妙之極也。故言古之又玄。則生有無衆妙者。此常道也。自然之地也。玄也者。假天之無極而立說。蓋以其所見之色而言之。玄。故蘇轍云。九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是也。呂吉甫云。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同乎一固妙矣。此乃理窟。斯類空論也。總不取。又不論矣。後倣此。

○第二章 此章說善惡混同。無表裏而終。及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律呂前後無差別。於是復觀有無共為用也。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註。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禮記疏。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萬物之有無。難易自來去。而人或為之害也。故老子說。據自然而為用。天無為而為。無言而行。聖人象之。而人不能至極。則制禮樂教之極中也。禮者制中者也。此說其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也。諸註家歧。堯舜無為。與老子無為為二。無佗以老子為隱淪。徒也。舜為天子。任賢官能。委彼成此。無敢自為。而不與也。老子亦從剛柔用巧拙。共舉是非。

善惡自然而成也。其義同為柱下，史不敢自用，而安其官為陶  
漁不敢自求，而安其業。豈其異哉？舜無為見中庸。

○第三章 虛其心，實其腹。王弼云：心懷知而腹懷食，心以虛  
有智，腹以實無智。然則虛其心者為求智，與實其腹者為無智。  
與老子素貴無智則為腹勝於心。予王氏何虛其心而來智矣。  
且云腹懷食，其以為人腹內唯有胃而已邪？虛心而去智，此先  
子之本意也。王意不可解。余以腹實為五臟者，呂氏春秋曰：衛  
懿公，臣弘演曰：臣請為禠，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此  
謂腸為腹實也。人之腹內畜五臟，五臟守其任，則腹不虛。下文  
云：為腹不為目，謂各藏守其官，心為之主也。如王氏為懷食則  
至此窮矣。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云云。諸儒於此章專欲以虛  
無盡其義，不知背馳也。其高妙則高妙矣，惟是不合于本文。復  
何益？諸註皆以道沖二字為一句。故林註云：道體雖虛而用之  
不窮，皆云此章贊美道體虛而大也。此不知句法者之言也。按  
道一字句，與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同法。淵乎，  
似萬物之宗，湛兮似若存，句法自為對。其上沖而用之，或不盈，  
是說為虛之徵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說為實之  
徵也。句法自對，不可不知也。或以淵為美，心出而人物為銳類。  
窮解可笑也。能修古辭者，而必知此解之書否矣。故不多贅。風  
行而巖崖摧崩，火裂而金石消鑠，酷暑退而烈寒至，或亂則治，  
盛則衰，無疑滯於一物，能推遷此類皆造化之間。天時人事之

解紛挫銳和光同塵不可敢指任何物也。淵乎不盈是似虛也。解紛挫銳和其光同其塵是似實也。依此觀之非虛非實迺無象之象無狀之狀可以知也。後世理學欲分別指解竟無涯際。或引釋氏之書或為心法不然唯是說道之弘夫其道德之所由可知矣。故分別指解自隘小之也。淵乎深遠不測貌。湛乎盈滿無涯貌。此說常道故舉虛實形容之也。

○第五章 王弼云。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此說是矣。而至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穿鑿甚矣。芻狗祭奠之具。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注。結芻以

為狗。設之于祭祀。此也不仁。謂不施仁。天地不遺萬物。故不施仁於一物也。凡物之為用。各從性。方圓短長。鹿靡堅脆。自然而有焉。而人由其性之所有。而為之。立善惡。分貴賤。譬如芻狗。有時而靈。有時而糞壤。當其為芥蒂。無嚮神靈。萬物皆然。奚立善惡。分貴賤。故天地兼有萬物。何仁之施。林叟亦為祭具。排橐。治工之器也。篋以皮作之。鼓動生風之物。以天地為排橐。以萬物為篋。萬物鼓動。萬化行焉。人亦天下之一物也。五臟內守。而外應萬機。心為之主。不敢勞焉。為物所鼓動。則自作。自言。鼓動。歇則復其靜。多言亦非自然也。王弼橐為治工之器。篋為簫管之管。言而排橐無篋。則何以風愈出。篋字不可別也。不如守中者。中衷通。左傳。天啓其中。莊子於中也殆矣。衷曲衷情亦謂心也。



詩云亂我心曲此卽哀曲也守者執之固也希逸以爲天地之道不可言而盡欲默然閉其喙也此豈守中之義哉

○第六章 谷神王弼云處身守靜是也又云谷中央無谷按中央亦是谷豈其謂無谷哉諸註以虛解谷故不得焉谷與淵非虛非實乃不可測之謂卽不可道不可名之地薛君采以爲老子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此言玄牝之門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而不取門義然天地根乃言門也指天地所生之地綿綿不絕貌勤勞也唯是如橐籥動而愈出何復勞一說谷神不死一句譬喻也神猶云心而含神靈義言谷中雖虛靜不以虛靜而遂有丁當徑應是谷神常有也故云不死人亦可然也有事則爲之言之無則已不敢自己求焉其應

如響故綿綿若存有事則云爲無則虛靜勿敢勤勞所以其無私也亦猶橐籥耶後儒以虛無爲第一義死是爲宗壹如浮屠氏之教故希逸間引佛說以會意不亦妄乎允明久有此說然古書所引用以谷喻身下以神爲心未知其是非姑載一說以待後哲天長地久互文而言後儒不知古文辭天以時行故謂長短地以形行故謂久近最非也但分置長久字耳不自生者言不自爲其所生故又不爲死所以能長生也希逸云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而無所容心以自生爲生他物非也下文云聖人後其身外其身此爲他事而可乎理解可笑也聖人後身外身而從自然非務用其無私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謂不自專也

○第七章 處衆人之所惡。即谷神所守也。王弼以道爲無。以水爲有。水泉有子。然則上善不可爲也。何其言齟齬。蘇子以七善爲水之上善。林云。解者多以此爲水之上善。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其駁當矣。居善土。居處以土著爲上也。漢書西城傳。註。師古曰。土著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上古不有宮室。前巢居穴處。人不堪其憂。故聖人易之以宮室。至今民得常居也。如句奴不毛。常乏水草。故逐水草而徙。是無常居也。林註。居之而安也。之字指何物。與善仁人分四民而成其業。不能無與黨。與黨以仁爲善。仁則與人俱安也。故天下歸厚政善治。林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已言非水之上善。然則之字何物。正國亦非老子之意也。於事善能。又云。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不知其爲何。

解事善能。作事用其能。不責以備于一人。故無事不成也。動善時。舉動得時。則可動而動。可止而止。不敢求爲。皆明道德之歸也。心者不可測者也。故曰淵。後人務爲虛無。非矣。

○第八章 持盈翼註。謂盈而持之也。古文多倒語。雖寔有倒法。非此句義也。此一章言不知足而邀求以爲之也。故斷語說天道証之。揣研揣也。摩研而使銳也。或不知衣服器械適用而足矣。務畜金玉。滿堂遂致盜賊之覬覦。此論語所謂不受命之貨殖。何能守之。盈銳滿驕。其過超甚大之事。老子所深戒也。功遂身退。一句結上四句。即易所謂天道虧盈之義也。

○第九章 載滿也。詩云。厥聲載道。營營衛之營。素問曰。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註。營氣者陰氣也。衛氣

者陽氣也。乃精氣也。魄國語曰。心之精爽謂之魂魄。左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魄。魄疆是以有精爽至神明。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曰。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漢代陰陽五行說起以來。以氣為魂。以形為魄。古書皆即神氣為義。王弼云。載猶處。營魄人之常居處也。處營魄吾不知其義。營魄為常居亦未之聞矣。希逸云。魄以載營則為眾人。營以載魄為聖人。本文云。載營魄何得為此解。諸註以能字字法為正語。故為能可離也。為能為嬰兒也。句法古所無。如左傳王心不堪其能久乎。言不久也。即反語。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

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視。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瞞。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據此觀之。抱一而無離。致柔而為嬰兒。非本義也。即能字句法。蓋可知也。假勢滿神。即持而盈之也。持而盈之之靜。此非自然也。有所致以得道。非真貞固也。致或為至極。非也。致身致知。致哀皆已所無。而能致之也。滌除玄覽。聖人以心視之。故能玄覽。滌除邪穢。以為玄覽。豈其真哉。王註玄為物極。不與玄同。玄德同何哉。又曰。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此非得真者矣。何無疵。如王註滌除字。蛇足。焦弱疾云。金屑雖精。入眼為翳。心也以覺為礙。是則禪理。愛民治國。老子

所誠。聖人治而不治。故物自治。愛而不愛。天地不行之意。天門  
開闔。言夜盡而晝晝窮而夜乃自然也。豈其為開闔者哉。王云。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天門解無德治亂  
雖人事。天道所然。何以人事解之。下二句。以天道結上也。天道  
能字雌。不務勝。故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所以為雌也。王又云。  
雌應而不倡。雌字義前後不同。不可從也。

○第十章 聖人造車。以三十輻。合乎一轂。轆之輻之車。竟成  
矣。於是始得運輸之利用也。諸先生以轂中戶牖陶器為無轂  
中是空也。豈得為無乎。且也輪轆輻轂集而為車。何轂獨所任  
矣。至宮室亦然。特戶牖而為用。則上漏下濕。何以防之。乃至埴  
埴其解窮矣。陶器悉中虛乎。林為造陶之器。愈不通埴埴以為

器。此非指器械也。荀子曰。陶人埴埴而生瓦。故謂味有車器宮  
室時。言當其無於字義明矣。王弼少年妄任才胥而說玄理。一  
時雖為人仰望。其業未貫。乃可然也。有之以為利者。當無之時。  
而苟得有。則其利無窮也。當有之時。而又不知足。則天下不共  
足矣。易所謂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問禮篇曰。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  
居橧巢。後聖有作。以為臺榭宮室戶牖。此以有宮室為利也。未  
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  
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此以有器為利也。此  
有之以為利也。孔子問居曰。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  
之喪。此之謂三無。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

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此類無之  
以為用也。十字為一句，恐不然。二句自為對，何以有無為優劣。  
○第十一章 韓非子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  
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國語  
曰：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  
患莫甚焉。又曰：口內味，而耳內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  
明。云云。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逆，氣逆  
則不和。於是才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孟子曰：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類可合考。為腹則五藏守內，故云為  
腹，不為目。章首謂視聽味馳騁田獵，故舉目以兼數條。因去彼  
取此而結上文。

○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林注：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  
身為大患，而人貴之。此解不可悟也。又於文無斯法。非知古文  
辭者也。翼註為倒裝，奇甚。故不取。一本作寵為上，辱為下。雖似  
是不及寵為下之渾古，不知禍福之所倚伏。猶若寵辱生於不  
意，所以若驚也。故得寵則喜，得辱則怨。此由不知常道也。食入  
者勞力，食於人者勞心。勞力者治於人者也，勞心者治人者也。  
位為君長，則以治人為任。其職不重，我是為大患也。不知道者，  
以為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何復他求焉。不大謬哉。故言大患若  
身，寵豈不下哉。人以寵為上，則得寵而喜，得貴而樂。驕奢無不  
至，遂以亡身喪國，豈不大患哉。而不知其為大患，繼以喪亡，是  
無他以大患換身也。非乃若身乎。有身者亦不以免也。王註：寵

與辱榮與患同言於得寵辱厭之太甚故聖人寵皆若驚以大患為死故以死為貴皆是本文所無以意而逆者也至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而窮矣

○第十三章 莫平也均也謂無異於衆也希少也微細也道者非索隱行怪者也乃說淡乎之狀也謂道之不可取而成也不可求而處也諸說就此視微妙之義誤矣王弼欲以道歸無故云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知曰夷曰希曰微之義但取無狀不取下狀字取無象不取下象字何也欲言無象而有象欲言無狀而有狀恍惚之中有真之謂也王弼極為無而解之至下文言無言有何其言矛盾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曰上曰下乃兼古今上下而言道在宇宙之際不明不

昏若存若亡繩繩不絕有無不可得而名焉也乃恍惚之謂也如無象而有象如無狀而有狀此之謂無象之象無狀之狀王弼至此云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何二三其言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形之狀無物之象

○第十四章 古之善為士者指上古人也士之為言事也士素有事者也故曰士與聖人異豫猶獸名多疑慮每聞人聲輒登木久之無人然後下須臾又止故不決曰猶豫即遲疑之意王註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不知所趨向者也乃為虛無之義牽強冬涉川豈有見情之義哉鄉邑以五家為伍吉凶相助當有

事伍伍相謀。故不能離伍。有為故云畏。四隣。夫冰之釋。人不可見。其端言見之。而儼然。雖若容而無為。不知其所以和解。此能與世推移者也。若撲言淳素。而其光也。若谷寬大。曠然而其情不可測也。王弼云。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見。不可得而形名也。此欲亦歸無也。非是。何則。以上皆說有無。言儼則言渙。言曠闊。則言渾濁。此乃去甚。泰之謂也。蔽不新成。今作成。新恐寫誤。盈成爲韻。凡言新者。皆謂修治。蓋言物蔽壞。則不復修成也。任變化也。王註。蔽覆蓋。陶望齡曰。至道無棟樑。故云能蔽不新成。此說未可解。是達理而不達辭之病也。不言欲虛。言不欲盈。不以虛爲道也。使王之徒作斯書。可必言欲虛也。

○第十五章 王弼曰。物物真正。此以篤爲真正。邪。龍溪云。靜

者心之本體。是不知動靜兩存。而道乃全也。故分靜一字。而爲說篤字。依韻用之。故爲極義也。此書用字少。見傍意。亦是不不得已矣。此說是也。予初著正訓也。以致虛極守靜篤。二句屬前章。以爲斷句。失考。極篤作復爲韻。故改與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合爲一章。人見萬物生生並起。不見其所終。吾獨得以觀之。芸芸從草。草長貌。此句以草木喻之。故下云根。不知常。妄作。知常。容言不知常者。妄作。知常者。寬容。是二句結知常。曰。明句。中間插入一凶字。以示許多之教戒。古文之妙處。容乃公。寬容而自然。若此。故帶乃字。下同。公乃王。泰誓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極。乃此意也。故謂非老子別有王道也。王乃天。聖人先王立道奉天而

行。故謂乃天也。天乃道。無偏無黨。萬物皆得其所也。王注云。至  
於極虛無也。迺家言。沒身不死。與妄作凶相顧。凶者有一朝而  
滅也。故直言凶。吉者非暴至。以沒身不死為足。故不言吉。王註  
云。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  
兵戈無所容。其鋒刃是禪家道士之論。不以取也。

○第十六章 太上有二義。一言上古。一言物之最上。此章下  
承以其次。則謂盛德最上人也。就世而見。則指伏羲燧人氏。其  
次堯舜也。其次湯武也。此其次第也。故以德論之。則雖今世有  
其人。則當下知有之也。以世論之。則不能復結繩之政。因知註  
者作上古而看。非是也。王弼云。大人在上。故曰太上。於語勢不  
然。人字從何地得之。諸子品節曰。下字疑作不。亦非矣。下字有

味。侮之。王弼云。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非矣。  
國無道。庶人橫議。譏其上。悠兮。長貌。猶云不已。王弼云。自然其  
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無物可以易其言。  
言必有應。此語不可解。何則。本文曰希言曰不言曰知者不言。  
言之不可貴。於道為然。王氏以為無言之可以言道。遂不可傳。  
此貴言也。吾不知其可。

○第十七章 林註以知慧以王三句為譬喻。大失本義。是不  
知文辭之蔽也。六親。只舉慈孝而言。友悌忠信在其中矣。王註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一說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  
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此三者以為文。言聖人舉聖  
智仁義巧利事文飾人之性情。使人執中。素以抱樸。少私寡欲。



示不忘本。是即制作之意也。唯唯之敬。實行也。阿諛之恭。虛偽也。然及折腰下體於前。見虛偽有敬於實行。豈其不畏哉。一說阿為慢。應未見單用為應者。

○第十八章 荒兮其未央哉。荒大也。尚書禹貢荒度土功。呂刑荒度作刑。乃洪荒之義。嘆道之廣大也。此句前儒屬前章。今分連章首也。言人以智之所至為涯。於道未半也。道之弘大。豈人智所能測哉。以下說衆心所不同也。林以荒為亂。未央為無窮。不與上句涉。儼蓋疊通繫也。樂記曰。累累乎無端。如貫珠。言為物所繫。不得歸也。有餘才智。溢見于面。喜怒又同。獨若遺我。獨有愚人之心。故若遺失物。泚泚渾泚。不開通貌。察察過詳貌。悶悶無智貌。戰國策曰。瘡而殫。悶悶不知人。是也。澹水貌。膠高

風也。貴食。毋。毋者謂道之所由生也。即所謂常道也。即自然也。謂守其自然也。故曰食。毋。食音嗣。林註。食味也。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以食訓味。未聞也。有何調和而味之。孔通也。字書可考也。王註為空空。與虛自別。或訓寂也。又與空異。諸儒務說虛。故致此義。老莊或言虛。而未曾言空。林云。孔盛也。翼註云。孔大也。稍勝於王註。

○第十九章 道生天地。故道之為物。恍惚不可狀。恍惚之中。有天有地。不知其始。不知道生天地。不故不曰生之。曰有象有物矣。窺冥者。幽深不可測。不可窺也。冥濛如無物。其中有精粹之氣。而存其氣真。晝夜寒暑不敢違。故云有信。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

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平叔曰。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此類不可勝數。皆是就虛無以求義。以恍惚為物。則何得言恍惚之中有物。老子之意。重在有物與有精。王弼說虛故不及斯。只說恍惚窈冥可笑也。世儒言道者虛也無也。我見其有物有信。豈其虛無之謂乎。果知虛無非老子之道也。呂真人註載一說。閔稟也。甫始也。稟之于始也。子由希逸甫為美。吉甫息齋弱侯皆為始。諸子品節為父。為歷代聖賢。予以訓始為正。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以此者。指上有象有物數語。諸註以此者以道也。同而有異矣。思諸。

○第二十章 曲枉窪敝皆卑下之義也。守此四者而後全直盈新至。而此四者人所皆欲也。務卑下則所欲者必得也。上五句語順也。而著多則惑。一句示警誡。古文之妙可見也。聖人抱一林註一者虛無也。非矣。一者所謂有物有象也。豈得虛無而言一哉。又言抱其為有可以見也。式舊解為則。蓋下文以式對谿谷。可以作死字而看。故今為與軾通。軾車前橫板。隆起者可伏而成禮也。誠全而歸之者。言父母全生我。又全歸之何復加焉。

○第二十一章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希言自然也。不白不言。曰希時。半言之意。欲以口辨。勝於人。窮力以速成。猶飄風驟雨。暴疾之行。天地且不能久之也。況於人乎。失字不可解。前儒皆強解。或引莊子為之。偽謂之失。義不合。愈覺強解。上文既云。王乃天此也。天失字相似。傳寫之誤。必矣。莊列多云。道

天德三者。莊子云。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道者。無自而可。郭象云。不明自然。則有為而德不純也。此類也。因改失為天。

○第二十二章 短人欲已長。與人齊者必跛而立。長雖得齊。不能須臾欲已步。與人齊者必張膝濶武而跨步。雖得齊。後脚不可輒舉也。皆警過分也。息齋云。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此亦務說高妙。與自伐自矜其語不切。乃道士之說也。餘食餒餘也。祭義曰。夫祭有餒餒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餒鬼神之餘也。左傳曰。誰食吾餘是也。王弼不知為餒餘。故云。郤至之行。盛饌之餘。左傳成十六年曰。六月。晉使欒書。郤錡。韓厥。與楚子鄭戰于鄢陵。楚子鄭敗績。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墮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以餘食與此事並言。孟浪可見也。

○第二十三章 凡聖人制禮樂。皆由天道而行之。老子說天地之始。而欲終及所以其由生焉。故論開闢之前。有物是生天地者也。其為物冥冥濛濛。無形可狀。無象可摸。不凝不散。惟是混成。當此時。無陰陽二氣。故風籟不起。况人籟乎。寂寂寥寥。其物周行乎八埏。無所不至。不若天之崩。不若地之陷。故無危殆。天地萬物由此而生。無乃為之母乎。名者實之賓也。字者名之副也。欲名之而吾無所模。故先字之。愈見名道之不當其實也。

王云。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果其說  
是乎。下文云。先天天地生。豈萬物先天地而生哉。窮解可思也。欲  
強名之。其用廣大。非名道之所盡也。王不知之。云稱最大也。非  
老子之意。與下強字相照。王亦大。此謂王天下之道亦不小也。  
林云。人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是  
乃務光卞隨之徒。以退隱高其志者。事非老子之意也。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謂王道有所本。而不可為小也。此  
王居其一焉。句。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之義。顯然著明。不然  
不可特稱王矣。思諸。

○第二十四章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重。載衣物車。前後  
皆閉。所謂庫車也。是喻重為輕根。聖人古善。王天下者。物子所  
論詳一辨。凡本經所稱皆然。唐人詩中稱天子為聖人。此也。雖  
有榮觀云云。是喻辭為燥。君雖榮觀之樂。未及燕處之安逸。何  
則。人不得安逸。則雖得榮觀而不樂。王所不知。根君之作本。而  
看以失本為喪身。以失君為失君位。何哉。

○第二十五章 品字箋云。籌算也。古無算字。止十籌焉。策籌  
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善人不可棄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  
善人亦不可棄也。善不善皆是善。雖物又皆然之。謂常善。故言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王天下者。欲使兆民各得其性者也。善  
善皆民也。美其間容。愛憎唯去其甚者。害於民耳。襲重也。觀人  
不視。知人不識。是明之明者。故曰襲明。林讀為蔽。即莊子所謂  
滑疑之揮也。此謂不分不曉也。然因掩而充。裘曰襲。此以重為

義非掩也。如老子億所云非聖人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則老子亦煩。王解云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不得其解矣。何則以善棄不善餘不善亦善也。何得以善齊不善老子不棄其不善者也。

○第二十六章 常德已所得之自然。此乃嬰兒也。王註。給不取物而物自歸之。給何求而何物歸之。吾未之知也。按此章全取給之身下清靜。人生而清靜。故嬰兒之比。白者人之所貴。黑者人之所賤。而白可變也。黑不可變也。不可變是常德也。無極者不可形象之。義乃有物混成是也。守其黑守其辱。任其自然。無不足也。故曰常德乃足。樸質也。材之未施。工者也。施工則樸散。樸散則為器。為器則其用自分。不成器者惟聖人耳。人君用器

者也。眾人為器。故為之官。為之長。凡天下之理。人有所施。為則無不終。敗有所執守。則無不終。失故不為無敗。不執無失。

○第二十七章 善者果而已。兵者刑具也。征逆討及耳。故服罪則收兵而歸也。取強以觀威者。非善用師者。失故善者果而已。王註。果猶濟是也。果而不得已。王註。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此不知前文吾見其不得已之已。為助語。故有此解。而不成義。上文果而已。下文早已皆讀為止。

○第二十八章 佳兵舊註。佳讀為喜。然則本文當云佳用兵者不祥也。不可云佳兵者不祥之器也。佳者好也。猶云利兵也。佳者美之詞。王純甫說當矣。文勢不類。上句其意重複。且恬淡為上。必漢以後註家之語。

○第二十九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云云。王弼云。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無名也。諸註皆同。然下文云無名之樸。樸字當連上而讀。莫能臣也。林叟云。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此非能居卑下者也。人之無為器。似無所任。故曰小。故曰莫能臣。

○第三十章 陰陽氣和合。甘露降。令者使。下民強從之者也。故上下和合。則無所用令。而能治。林註。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不與上句涉。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小而不自有。入江海而止。故江海受而不辭。道之淡而不自有。故天下之人受而化之也。如諸註云。川谷之水必歸于江海。天下萬物必歸于道。則本文可謂天下之於道也。不然則當云江海之於川谷也。

○第三十一章 明者智之上也。眾人能知人。善惡無知己之得失。故自知為明。有力者歆。愈於己者必敗。勝己者謀勝於前。而進。故常勝之謂強。死而不已者壽。林註。引朝聞道夕死可矣。牽強。又云。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惡是何言。若欲若此。不如面壁也。亡者喪亡之亡。可存而亡也。謂不終天年也。

○第三十二章 汎兮可左右。汎汎濫也。無涯際也。其可左右。謂無可執守也。林云。無所係著也。呂真人以左右萬物為一句。然則萬物特之者何物。蘇子由引無可無不可。此宋儒之家言。李息齋云。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非可左右義也。不得

於句法。

○第三十三章 天下往言大道之恍惚淵澹不可得而執則  
聖人執象大道者御天下萬物皆得其所無不神王矣呂氏下  
賢篇曰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往也適與往對即旺  
也與此同古又有音旺者易剝不利有攸往剝音謗雖非旺本  
義音去聲亦一證也故讀往與旺通王註則萬物可皆往如者  
乎往字未穩林亦云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不知往天下何義  
也樂與餌過客止樂有可樂者餌有可甘者與淡乎者異故市  
中所見聞焉則雖非已供給過客思其可樂者慕其可甘者而  
留踵道者與此異淡乎無味寂然無聲人不敢知之也謂道之  
不易知也林云樂終食盡客過則止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

時也過字止字未穩終字盡字杜撰本經所不見。

○第三十四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云云物甚而變大而化  
極而盡故見物之甚大則聖人去之而欲無災害也二十六章  
曰去甚去奢去泰此之謂也林以斯數句為譬喻非也微謂機  
微不可窺處人所不得窺而已知之智之至者也故曰微明林  
以為晦言雖微而甚易見也凡古書稱晦明謂晦與明也豈其  
有此義哉不知古文辭故致此誤謬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乃  
言人君可固執其道而治地不可以示人也此說禮樂之原也  
家語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王肅註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  
名謂可觀其所主宰知何也韓非子曰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  
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古文

皆如斯。故吾為下篇，所謂德仁義禮也。老子非別有利器者也。王弼云：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以者，任刑豈但刑稱利器哉？皆立理於已胸懷而附會其文者也。何足以語古書矣。林叟云：國之利器，若以示以盜賊之招也。利器為兵器，蓋誤讀六韜云：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也。按語勢是亦謂國之權柄，君之所執而御者也。為兵器則則其文意甚淺，非古文也。

老子正訓問義 終

老子正訓問義下

常陽 碯允明 著

下篇

○第三十六章 老子明道德之歸，故知聖人不得已而立其道，則欲務復其上古矣。知禮義之原，故知聖人不得已而立其目，則欲務盡其義，故至于此述德仁義禮之旨趣也。乃至治國之要，上德上仁上義為之用也。然非其實，即偽也。知其歸原則不至陷溺也。河上公序中所謂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即是也。韓非子云：德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故云得於身者全之謂德也。又云：凡德者



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故云神全於內  
則無欲思用三無則德有舍也集者成也舍者謂其所止也韓  
非子以爲欲思用四者今以爲爲主者人有爲則餘三者由而  
生也上德之人性本無爲而後曾無意於有爲事至則不得已  
而爲之不自知其所爲欲爲者其意更逆而爲之故有生二此  
爲之而有爲下德也故云無爲而無爲此上德也解老云仁者  
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福而惡人之有禍也以此觀  
之稱上者爲天下之人喜其福惡其禍此爲極上仁之人以天  
下爲喜惡而不知其爲大任也故使天下之人各遂其性以爲  
極矣非惟爲之惠爲所以其安也後儒不知老子道忘以不喜

不惡爲老子之仁豈其然哉天地不仁謂不私也解老云義者  
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  
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此非後儒  
以義宜也一際論之比也實是古義弗可易矣解老云禮者所  
以情貌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身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  
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節內也故云情之華見  
於外也凡仁者以恩惠爲之故雖爲而無以爲義者以宜合之  
故有以爲也禮者以宜而制之而後爲其等故使過者不及者  
爲而至厥中故雖上禮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林注老子之言  
仁義禮其字義與孔聖不同非也何則老子說其源故及之其

義與聖教不同則何以適周而問焉。宋儒不知古道也。解老云。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非也。攘臂者莫之應之。見於貌者也。以形狀說之。故下文云。禮者亂之首也。可併考。此章說聖人立道之本也。自德而仁。自仁而義。自義而禮。不得已也。德漸降而作禮。故雖上禮去。上德遠矣。有忠信之實。而後禮貌見之於外。後世遂棄忠信之實。而唯爲禮貌。此處華章實也。故已爲仁於人。人不報。則以無報而怨爲義者。以是非爭之。非得宜之義也。禮又遂爲譴責之具。何以得中焉。悲夫。經文初於德言。下德終於禮言。其失此下。仁下。義在其中矣。古文奇如此。不可不知也。解老云。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安德在於內。則光自見於外。故謂德之光也。仁之事。謂施仁於事。故事事辨節之爲。其宜而得其理也。義之文。謂辨節事也。不施行之。則不見於外。故美其容貌。身拜疾趨。好言繁辭也。上德比仁。義猶視彌細彌別。况曲禮三千。其煩累可厭也。遂以失其爲美。却爲咎人之具。亂其不成耶。大丈夫韓非子云。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乃此書所稱是也。韓非子又云。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按先於物之未然而行。先於道理之未至而動者。亦近妄矣。故曰愚之始。智逾通徹也。故上德者。不務前識。以智之無不通徹爲至者。去德逾遠矣。故以無爲爲治者。爲至。以德仁義禮爲治者。下也。

○第三十七章 王弼云。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以昔訓始。迂回說不可從也。天之一。地之一。神之一。谷之一。萬物之一。侯王之一。皆守其可為。天可為地。可為神。可為谷。可為侯王。可為萬物。各能不失之也。故得清寧靈益生貞也。昔之得一者。以一為多。故能有其德。貞貞固也。謂永保其爵位也。宋儒或云。一者一貫之一。或一致之一。或不二之一。皆窮解也。論語曰。一以貫之。易曰。百慮而一致。雖有揆皆牽強。一者謂物各所受之分也。雖天地之靈。而不得其分。則不得成其體矣。况其他乎。谷受水者也。故云盈云竭。林注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非也。曲禮曰。小侯於外。自稱曰孤。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寡人。寡德之人也。於內自稱曰不穀。注穀善也。數譽一作數車。其說竒也。突然言車。故知不及譽字也。林氏却以譽為非。或作輿。今從河上本。本文異同。詳子迪考本。故不贅。然世多引用數車。無車句。故記之。珠球玉貌。玲琅石轉突也。玉喻譽也。石喻毀也。毀譽如玉石之較然。即所其不欲也。

○第三十九章 建言譏之也。譏之者。過於笑之。林叟以建言者。屬下。以明道以下。數語為立言之語。甚失語氣。上德若谷。王弼云。無所懷。何粗。上德豈啻此哉。何解此。亦不謂谷中央無谷。廣德若不足。王又云。廣德不盈。又不可滿也。非矣。若不足而滿。此廣德也。大方謂地也。易坤卦曰。直方大。道隱無名。王云。隱而無名也。非矣。道隱於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天地未分之地。是常道也。故云爾。夫唯道善貸且成。王以善貸喜成之善字為活。

用似無一定。

○第四十章 王弼云。有一有二。遂生乎三。是也。唯云何由致。由於無也。由於無。乃一。可謂無極。而有一。一何無也。無執之。言不可從也。希逸云。一無二。天地三。三才。而引易三極。三極者。易卦之義也。不與於道。說見易考。一生二。二生三。三所生綿綿不已。至萬萬。豈有人而後生萬物哉。故知非有三才而後生萬物。則三為三才者。非理也。道生一。一生二。二合生三。遂為萬物。萬物皆有向背。向背謂之陰陽。非有受陰氣於背。受陽氣於腹也。冲虛也。倏忽也。謂冲氣之和者。倏忽之間有真也。人之生亦如此。故人背陰而腹陽。背昧前明也。此冲氣之和所為也。故云。冲氣以為和。而下承以人字。列子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合

精萬物化生。復承人字而言所惡。而居卑下也。聖人還取卑下。而制禮。孤單也。寡少也。不穀不善也。此雖卑下之詞。謙退之稱。而人所惡也。非禮則孰復稱焉。唯聖人知其理有損而益。益而損也。我亦教之。我對人而言。莊子吾喪我。論語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我以吾仁。此類也。吾於己而言。為教父。王弼云。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此注不可解也。此以教人為主。王以為違教者。却是我師也。乃為己戒。句意有自他義。不可然也。強梁者不得其死。為教之始也。父猶云始也。言至柔可貴也。故家語曰。孔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莊子云。道之至柔莫以尚焉。此也。故下文以至柔承之。無有者不與無同。

以無有比於有乃無也。以比於無猶未免有也。

○第四十二章 清靜靜之又靜者也。即無為之地。故白居易曰。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之。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無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是也。林叟云。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亦空論也。實達摩之道哉。

○第四十三章 知足者。知己分所有也。林註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誣其性者也。

○第四十四章 道與一於萬物。然則萬物之情皆可知也。雖陰陽懸象。守一而變化盛衰。故知道者不出戶而盡其性情。欲即而視之。而盡其情。則萬物簇簇。不可以盡也。欲視其形。而名

之。則但見其皮膚。不能盡其性質。非所謂皮相者乎。

○第四十五章 為學智日益。智日益。則云為日多。日益者。謂益智也。日損者。謂損云為也。故曰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王云。益者言益其所習。損者言及虛無。此言不切。

○第四十六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大學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故曰以百姓心為心。非愚我之謂也。善者吾亦善之。云云。林註。善不善在彼。意者道生物物各得一而守之。其一不同。故所守亦不同也。乃其善不善自我見之。名於其所為。守果在我。美在彼。慄慄。林注。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意。以渾其心為渾然而不露圭角。則有似焉。但言聖人之心常有不自安。則無替之言也。王解渾

心云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此以渾心為黑雌類。似是然。百姓無避無應。此不與注耳目之干涉也。聖人渾其心。而百姓注其耳目。雖孩之猶未免蟻慕。豈其所願哉。為天下動其心。為天下渾其心。而為歛歛事。豈其所欲哉。其非老子所教也。故知上聖人必眾人誤。不然則下聖人重複無義。故王至下聖人以吾字易之云。吾皆孩之而已。窮解可見已。王且云。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是不知上聖人為誤字。妄謂使百姓如嬰兒而皆孩之。此先得其理而後讀其字也。不得於辭。

○第四十七章 韓非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王弼更解云。出生地入死地。此道家虛無之說也。故於

下十有三為強解。按干戈無所容。其鋒及虎兇無所措。其爪角此無死地也。必老子所謂聖人所獨能也。且言善攝生者則章首句說生死之理。汎以眾人論之也。以出入戶為譬喻也。王云。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何以數全生之極十而有三。全死之極十而有三。未詳其目。妄哉。韓之言其義明矣。何疑。人之養性皆由四肢與九竅也。是為生之徒也。人之以嗜欲罹禍亦由四肢與九竅也。是為死之徒也。九與四為十三。不可疑也。且於文辭亦協古義實為正訓也。林云。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又添一數。便是十三。不謂之一而曰十二。此作文之奇處如此。十二非自己得之。乃天數之所歸。何以問之。是雖聖人所不免也。不懷氏曰。內有

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足二故以十有三而生又以此而死或以五臟五體此所以自生而所以自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此困說得王之所指三者也或云六慾七情或云地六成之天七成之是皆穿鑿何苦如此盡是空論也要所以自得死也何得云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不知古文辭惟理所會也已韓非子云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兇虎之害免兇虎之害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兇虎之害矣民獨知兇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依此考之此章斷語用兇虎亦有味非空論也非道家之說也陸行諸家不得解林本不避兵作被甲兵何得云被不被甲而入軍中不如無入軍中陸非虎之所處是則謂行

無兇虎地而避其害也不入軍則無刀劍之難也乃以陸行說生地以軍旅說死地迺是練文也攝生者謂攝養天之所賦而終其壽也非長生之謂矣故章首云出生入死人不知死生之理必惑矣可以警也後儒不知老子之先覺而附以道仙不死方悲哉謂陸非兇虎所處者管子兵法曰九章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此山林陸澤之分也陸者非虎所處也可併考也古文不可妄視如此矣九道之情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成敗死生自然之道也理有不得已則雖死地有所不辭不苟求免矣故云入軍不避甲兵韓非子云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久之心則以無入害無入害則不備人韓子雖不解陸行人軍之義章首云出生入死古義如此王云夫蚘蟻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鼻而增巢其上縉繳不能及網害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之厚乎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此說高則高矣林云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亦不虛不覺噴飯豈有此理哉此僧幸而免也必逢其睡而已又引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何有此理矣夫莊子之學必

以死為休其所與老子異也凡水濡而不知火熱而不知皆如死者而始為得故有斯言王註為而不有與本文齟齬而不悟何則生與為不同不有與不恃不同而一之不成其義王註此類稍多不復贅玄德有其德而人不知故曰玄德書稱舜在下時之德曰玄德亦此義

○第四十九章 沒其不死河上本其作身字相似故傳寫致此誤作身是也塞其兌舊說兌為口取之於易卦象兌為口然人之為害者不啻口古兌悅也亦兌卦之象也荀子曰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揚諒註兌悅也故今為悅而況其說為死之徒十三之義也門者其害所入之路也豈以口似門言哉王曰兌事欲之所由生其為兌指何物我未之知見小曰明韓



非子喻老篇曰。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煮百尺之臺。以突隙烟。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古公亶父居邠。見葛之所欲。即此。詳見尚書孟子。

○第五十章 唯施是畏。畏。畏。施。為也。言欲至無為也。朝甚除。韓非子云。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不與上文涉。王弼云。朝。宮室也。除。潔好也。朝朝為宮室。希逸云。除。治也。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此依王弼之說。除為治。朝為宮室。共所未見也。田就荒蕪。豈獨土木之事哉。除。除舊就新也。除。目除。夜之除。眾民性急。故好捷徑。不由聖人之道。朝廷寥寥。無老舊人。又不率由舊章。唯以智為政。此乃承上句而言也。國有聚斂之臣。則為汚

君附益。民以罷敝。田以荒蕪。倉廩終空。故大學篇曰。與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漢書傷頭會箕斂。且哉。服文采。帶利劍。云云。亦承上文言。上無道。則淫侈生。故深警之。韓非子云。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米文之謂。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以淫侈為俗。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此類皆牽強盜奪。盜造化之物。而夸。故云。盜夸。林云。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此何言也。

○第五十二章 老子翼注云。以尾端肆毒。曰螫。以爪按擊。曰摠。以羽距擊。觸曰搏。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王云。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此是心悟之謂也。然上

文王註云。物以和為常。然則知常。何復有佗義。蓋生。林云。生不可益。強來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祥。引左傳曰。是何祥。吉凶焉。在書序曰。毫有祥。桑。五行傳。青祥。白祥。故標註引之。云。惡事亦稱為祥。然上皆說其道也。至此不可及之。人云。祥云。強。故說其祥。強而論之也。心使氣。林以志動氣解之。依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此曰。心使氣。解為志使氣。不知句法也。心為之主宰。主宰使物。不為物所撓屈也。林又以物壯以下。為心使氣之喻。非是。此一章之斷語也。

○第五十三章 息齋云。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皆是理解。非知古文辭者。故不悉論焉。銳與紛。非自然。乃所謂甚泰之類。故自挫之。自解之。則無甚泰之事。無結族何用。肯緊。

○第五十五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之人。各忌諱。無用。競取有用。於是乎有用者。飛騰。價倍。蕪。故民愈貧。國君為治。多術。則典刑滋煩。國家終至昏亂。故曰昏。王弼不知老子之言。為治天下。而發遂為晉人清談之蘊。故以利器為利己之器也。而又云。利器。欲以強國者也。何無特操。可笑也。又林云。人世便利之用也。下文云。國家豈人世便利之用哉。

○第五十七章 韓非子云。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允明以為。雖聖人用神。欲少費。必煩於為費。然呂氏春秋所說。亦此意。則古亦有此說乎。林云。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者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嗇何。虛無之謂邪。牽強可笑。予以為嗇。穡通。

何則下文言早服服事也。昧爽就事無敢為佗事。擊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何有於我哉。不知佗事。壹於農稼之業。即老子之本意。蓋如此。韓非子云。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久視長生。林云。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依列子。紀昌學不瞬。然本文與長生連接。或有佗義。久視諸註未穩。今姑從韓非子說。韓非子云。柢固則長生。其根深則視久。別無精神全則久視而不瞬之義。唯是說長生也。靈樞中又有久視長生語。又荀子云。孝悌愿慤。餉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此又無別

義不可強解。

○第六十章 論語曰。與媚於其奧。寧媚於窳。注。奧。室西南隅。尊者所處。而政教之所本也。奧者始也。本也。謂萬物之本也。王云。奧猶暖也。可得庇蔭之辭。非也。欲復為虛無義也。與。寶保為韻。三句一樣。希逸以市為自售云。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凡有舊有美言而售之於人者。亦善人也。又有鄉人有尊行以加之於人者。亦善人也。有不善人於此。適知有本有始之業。而不為已有美言以售之於人。尊行以與之於人者。則其善可以取也。何為不善而棄之。一說。有善人視人之不善而已。誠之以出美言。又視人之不善而已。患之以為尊行。是以善售於人。以如諸人之意也。故不言不善人。而言人之不善。林為自售。非是。道者

萬物之本而善人不善人皆可以養焉。天之道也。故以知道者立為天子。置三公。使取其本也。林以次句為厚禮求賢之義。以立天子置三公句為對其賢事前後錯綜。

○第六十一章 先駟馬諸註不得解。今據左傳先字義明白。僖公三十三年傳曰。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杜註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正義曰。遺入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此謂外治禮於人也。故云坐進此道。世人有求而不得。有罪而難免者。不治其本而趨於其末也。厚幣重禮。求其所欲。不如無事而不履其地。無為而守中。止足也。坐比之于立。無為也。無為則到於道也。以求得。河上本作求以得。與下有罪以免同法。故河上本為是。

○第六十二章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王註云。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不知多少字為何義。二句自別義。王混為一事。大小多少。何預怨。故我改之。

○第六十三章 幾。林云。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幾也。然古書云。不知幾。不察幾。皆幾微之幾。猶兆也。言兆或不可解。成則非幾也。事已近於成。必敗。故訓為殆。眾人知學之為善。以學而知之。故智日進。聖人知學之為不善。以不學焉。故智日退。眾人嫌無為。故自無為進。而至有為。聖人反之。自有為退。至無為。此歸衆人之所過來處也。諸註非是。

○第六十六章 不肖。取王充說。見論衡。似者可道之道也。常道也者。不可形象矣。絕無肖者也。肖。重於似。故言似。不肖。林本

皆為作皆謂為謂音近不知古通用故因謂字云當時有此語  
天下莫知似不肖者故有此章為當時語我未之信也且以細  
為細人古未之見也慈故能勇論語仁者必有勇之意儉故能  
廣惠而不費之意能成器長君子不器之意林叟不知老子之  
道為治天下而立其說經文謂戰則必為譬喻故云戰交物而  
動也猶莊子云與接為搆日以必鬪也大誤矣

○第六十七章 武以止戈為木見左傳故武字古文作盛此  
張武者非士事也林叟士為士師說明刑義尚書曰汝作士然  
與此文體裁不同終章未見刑字故知非是言戰者不怒左傳  
曰見可而進不可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子曰致人不致于人怒  
者反之敗衄之道也不與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與此義同王註為不與爭也筆字重不得於字句管子  
曰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用人之力王  
註云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是無替之言凡云善用  
人者皆謂人君也為之下謂謙下下禮也何在下位而衆力為  
之用此不知老子謂治教只欲以虛無說脩己身故致此誤極  
中也漢儒皆解極為中古訓也尚書孔傳等多此解

○第六十八章 有言尚書左傳所謂有辭之義謂其義有所  
宜言也出師無所可言乃無名之師君子所忌也林云用兵有  
言者亦舉當時語以為喻也有言二字為當時語未穩且不知  
公天下之言故註家致此誤晉人為之嗚矢不敢進寸而退尺  
云云漢書淮南王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有罪則行征服則

退兵故寸不進而尺退。林註以無行為行。以攘無臂為攘。主亦以行為行。陳敵欲戰為行列。我不武則敵不能成行列。此行無行也。敵欲攘臂而爭。我不怒則敵不能攘臂。此攘無臂也。敵仍依而致我于死地。我不與則不能敵我。此仍無敵也。敵欲執兵與我接戰。我無為則不能執兵。此執無兵也。管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墨。兵不解醫。強無弓。服無矢。注言不用。即此意。

○第七十一章 王注。威不能制民。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又林叟以威為刑。大威為天誅。此義古所無。且民不畏刑。則天誅之。吾未之聞也。王林諸家共欲以虛無說老子。道至此而窮矣。如是言。則威權不可亦棄也。豈虛無之云哉。下文云。民不畏

死。何以死懼之。亦其天誅至焉邪。

○第七十二章 李息齋云。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解此經。用中庸。果老子之意如何。

○第七十三章 孰敢者。言天本生民。吾執而殺之。豈其理哉。孰得而為之。不有司殺者邪。司殺者。謂造化之功也。

○第七十五章 林注。柔弱堅強。皆借喻。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為人之生也。用柔弱也。其死也。用堅強也。考經文。言人生時。柔弱。死時。堅強。然則柔弱可尚也。與林叟意微異。如林叟所云。則本文柔弱堅強。上當有用字。

○第七十六章 弓之為器。不張則反張。欲張之。以左手抑其高起處。以右手持弣。撓之。則其下處舉起也。而施之弦矣。是抑

高舉下。去甚而助不足之義。林叟云。夫之道惡盈而好謙。猶玉之張者久則必弛也。此不知高者以下為張。弓者之狀態矣。  
○第七十七章 王弼云。其指水也。然則易之之所指何物。唯不知古文。以才讀書。故如此者多矣。不可不思焉。受國之垢。受國不詳。書所謂萬民有罪。在予一人之意。  
○第七十八章 司徵之徵。即九徵之徵。九徵見莊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書所謂天道無常。唯善惟與之意。  
○第七十九章 此章謂不貪也。去可欲也。王弼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况國大民衆乎。此解必有誤謬。舉大國及小國。順也。王意可據也。今以小國而及大國。反古其易哉。何用况乎二字。必有誤謬。  
老子正訓問義下終

